

金文  
林  
攸  
攸

法  
身



一九五二年改編

△汪文精

郭沫若著

## 重印弁言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了挫折，我以翌年二月潛赴日本，住在東京附近的一個村莊裏，不久便開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為了蒐集第一手資料起見，對於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兩代的青銅器銘文也就不得不進行研究。

這兩種資料，在性質上是相近的，但在可以利用的範圍和程度上卻大有不同。甲骨文限於殷代，金文則多屬於西周，其屬於殷代者，大半極其

簡策，每僅一二個形文字，稍長不過十字者為不及  
一打。甲骨文出土於安陽，業經科學的發掘，並已  
有相當周密的整理，作為史料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而金文則自北宋以來，零星出土，出土情況多已派  
沒，儲藏甚多，千餘年來雖有不少著錄，而禮系未能建  
立，作為史料遂有不少的困難。因此我在繼續研究  
金文的途中，便把重要集中到東西二周，把傳世  
相當重要的金文辭，依時代與國別別錄予以一定的  
條貫。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便是  
這項研究的結穴。

《六系》出版後，曾加以整理和補充，一九三四年乃成兩  
冊。至於《古系圖錄及考釋》。則係考定到一部分  
器物的圖象，以便由花紋形式以推定年代。該係  
原點較寬的拓本或古刻本。考釋六較初版詳審。  
初版今已作廢。《圖錄及考釋》不久即將重印，在今  
天看來，依然不失為一部比較良好方便的工具書。  
想研究周代古文的人是不能離開它的，想研究中  
國古代的人同樣是不能離開它的。

在《六系》之外，關於古文的研究，我還看過一些零散  
的著述，一九三二年五月曾集成為《古文書考》其秋

殷墟文錄釋之錄，一九三三年秋成古代銘刻彙考。  
翌年春成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後二書中均包含  
有文字研究的部分。這些書，在二十年前，都需先  
後在日本東京印行。所印冊數與多，每種只有  
五百部，輸入國內者為數必更少。閱坊間傳為奇  
貨，治史者頗感不便。朋友們因有重印的要求，我  
便趁這個機會作了一番整理。

這兒所呈獻出的文字叢考是把原有的文字叢考、  
古文解釋、錄、古代銘刻彙考和續編中的文字部  
分匯集起來的，略有些刪改和補充，但是在骨

幹上七體仍舊。之要而在國是二十年来没有什么顯著  
的器物出土，因而我的見解也還沒有多大的改變和  
補充。這部書和西周卡文大系是姊妹篇，它們是  
相輔相成的。史嚴於一匙洗時，應該是大系為主，  
卡文為輔。

從周代卡文的研究中，除文辭與文字的考釋之外，  
在事實上也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認識的。其首要  
者，西周及春秋時代頗有關於奴隸制的資料，考  
舊有文獻所缺佚，足以定歷史階級，而舊有文獻的真  
偽與時代性，在此<sup>也</sup>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尺度。例如天地



乾坤之對立，在義道統之並舉，八卦五行之運說九州  
五服之劃分，在西周金文辭中均了無痕跡。由此可  
為孰古孰制孰找到確鑿的根據，也了為封建思  
想的譜系找到初期的胚胎。這些收穫，我在本書  
和其它的述作中已屢次提到，在此不必縷述。

但在这里，我想附帶着敘述兩件我自己的心理  
過程：一件是我所懷抱的挑戰的意識，另一件是  
我所冒犯的沉溺的危險。

我要向誰挑戰呢？我準備向搞舊學問的人  
挑戰，特別是趨向標榜「整理國故」的胡適一流

挑戟。從前搞舊學問的舊人，自視甚高，他們以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國粹」，年青一代的人不肯搞了，因而以裂冠毀裳、道喪文敝為慨嘆。因此就想搞一點成績出來給他們看看。結果證明：所謂「國粹」先生們其實大多是假古董。雖然道貌岸然，而對於古代文物大多全在門外。

胡適之流，代表買辦階級的所謂「學者們」，在當年情況更自不可一世。胡適曾大言不慚地這樣說過：「今年（一九三六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格洛諾蘭登來打羅斯福——有人說：你不能拿沒有人來打有人。」

我們對於左派也可以說：你不得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這位標準的買辦學者，你看他是怎樣盲目而無知！因此我就準備拿些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來打這個狂妄的家伙。結果呢？我們今天也已經看得很清楚：他那自稱「有東西」的家伙，竟有的是什麼東西了！

但我也冒犯了相當大的危險。一個人陷在日本，更拖着一家六口，生活的壓迫，有時候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搞舊東西在日本既有市場，也不免

藉此以蒐取有限的生活資料。舊東西也是有的，  
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易沉淪。在昔年就曾  
有朋友為我執心甚切，却失望，以為我會「玩物  
喪志」。我自己也感覺着有這樣的危險，覺得愈  
搞愈瑣碎，陷入了技術性的問題，而耽擱着預定  
的目標。這傾向，在這部叢書中便可以看出。特別  
是「金文叢考」標題葉的背面，用古文字題了這  
樣的爻句，是相當感傷的：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託難孤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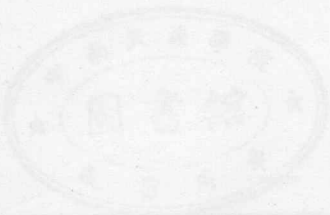
我遵其危，媿無其文。

爰將金玉，自勵堅貞。

是時代拯救了我，是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人  
民革命拯救了我，使我逃到了沉溺的危境，而沒  
有遭遇到滅頂之災。

在今天說來，這樣的危險是消滅了。整個社會  
瀰滿着積極進取的創造精神，語云「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人們可以有所恃而深入虎穴，亦有所  
恃而必得虎子。本書之敢於重版問世，即以此故。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七日記於北京。



全宋文

郭沫若撰

全宋文

字由之... 大聖... 大正...

大夫志楚 潛叶美入

公子耳錄 說難者慎

我儻且瓦 神森且文

愛物全丰 自願如泉

金文叢攷

目次

金文叢攷

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

金文所無攷

周官質疑

湯盤孔鼎之揚摧

謚法之起源

諱不始于周人辨

一

二九

四九

八二

八九

百二

目次

一



彝銘名字解詁

百八

金文韻讀補遺

一二七

金文餘釋

釋鞞鞞

一五〇

釋黃

一六二

釋朱旂疆金莽二鈴

一七五

釋巳

一七六

釋縉

一七七

釋寘

一七八

釋噉

一七九

釋韶

一八〇

釋奠

一八〇

釋葢易

一八一

釋白

一八一

釋至

一八二

釋爽

一八三

釋藪

一八五

釋中鞫  
盧  
觴

一八六

釋干鹵

一八八

釋亡乍

二〇二

金文餘釋之餘

釋媯

二〇五

釋庫

二一〇

釋須句

二一三

釋孔

二一四

釋魯

二一五

釋共

二一九

釋賁屯

二二〇

釋摺

二二一

釋眾

二二一

釋朱

釋盪鬻鬻鬻鬻

釋單

釋車

釋弋

釋屨

釋底魚

釋叔

釋回

釋卒氏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五

二二六

二二八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三〇

二三一

二三二

釋亢黃

二四三

釋非余

二四八

器銘考釋

二五〇

毛公鼎之年代

二五五

周公簋釋文

三〇二

豈卣釋文

三一〇

沈子簋銘考釋

三一七

臣辰盃銘考釋

三二四

小臣諫簋銘考釋

三三〇

丘園之釜考釋

三三九

厲為鐘銘考釋

金文續考

矢令簋追記

師旅鼎

獻彝 附康鼎

季魯簋

國因戩簋

公克敦

陳駢壺

嗣子壺

三五〇

三六七

三七〇

三七三

三七七

三八一

三八三

三八八

三九一

秋氏壺

四〇〇

屬氏鐘補遺

四〇六

壽縣楚器之年代

四〇九

上郡戈

四一七

珠泉何氣鼎

四二〇

神木山楚器

四二〇

大分山楚器

四二〇

金大廟楚器

四二〇

西平山楚器

四二〇

金文叢考

郭沫若撰述

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

一、宗教思想

宇宙之上有至上神主宰曰天

大豐殷王祀于天室降天亡

無尤王

出處詳大系索引  
下無標注者準此引

大盂鼎故天翼臨子灋保先王口有四方

曰皇天



大克鼎「肆克友讀于皇天。」

毛公鼎「不顯文武皇天弘猷為佐配我有周，雁受大命。」

又「肆皇天亡無教臨保我有周，不不鞏先王配命。」

又「用叩綱繆邵皇天，綱繆大命。」

邠王義楚銘「用高于皇天。」

曰皇天王。

宗周鐘「我佳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

亦曰帝。

猶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

曰上帝。

大豐殷衣祀殷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喜上帝。

曰皇帝。

師匄殷肆皇帝亡吳臨保我有周。

案此語與上舉毛公鼎文同例，故皇帝即皇天，亦即上帝。書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又皇帝清問下民」均是上帝，舊說為帝堯，非也。

曰皇上帝，其下有百神。

宗周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上帝能命。

大盂鼎「不顯玆王受天有大命」。

叔夷鐘「專受天命。」

秦公毀鐘銘「不顯朕皇祖受天命。」

又「嚴龍黃天命保龔昏秦。」

能錫人以福佑。

曾伯震簋「天錫之福。」

有威可畏。

大孟鼎「高奔走畏天畏威。」

毛公鼎「改天疾畏威。」

班毀「三年靜東國亡周不咸戮天畏威。」

禍亂自天而降。

師匄，天疾畏降，喪。

鬯盥，輔天降，喪。

禹鼎，用天降，喪于上國。

帝之所在曰帝所。

叔夷鐘，虞々成唐，湯又敢有嚴在帝所。

亦曰上。

大豐，殷文王監在上。

宗周鐘，呂邵各昭格不顯祖考先王，其嚴在上。

虢叔旅鐘，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番生，殷不顯皇祖考穆々克誓哲畢德，嚴在上。

叔向父段其嚴在上。

井尼安鐘前文人其嚴在上。

士父鐘用喜侃皇考其嚴在上。周金文存卷一  
世一叔氏鐘

亦曰天。

秦公段呂邵皇祖其嚴御各格。……峻寔在天高弘有慶。

人受生於天曰命。

蔡姑段綽綰永命彌昏生需冬。終。

齊子仲姜罇用求子考命彌生。

洹子孟姜壺洹子孟姜用氣嘉命用斲眉壽。

死後其靈不滅曰嚴。

例見上，多以「數々」爲嚴之形頌。案此乃靈魂不滅之觀念也。孝經聖治章，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邢昺注嚴父爲尊嚴其父。今案嚴儼古字通。金文嚴或作敢，亦釋名釋言語同音通用之例。「嚴儼也，儼然人憚之也。靈魂不滅，儼然如在，故謂之嚴。嚴父者神其父也。又統觀彝銘諸例，神其祖若父以配天帝之事，卽人臣亦可爲。蓋謂人死而魂歸於天堂也。」

亦謂之鬼

陳賁毀鬼神，孽盟魂鬼神，虔孽畏忌。

能降子孫以福佑。

宗周鐘其嚴在上，釁々數々，降余多福。

猶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數狄邊不孽，數々釁々，降福

無疆。

克盥皇祖考其數々，釁々，降克多福。

虢叔旅鐘皇考嚴在上，翼在下，數々釁々，降旅多福。

叔向父段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絲釐。

井尺安鐘前文人其嚴在上，數々釁々，降余厚多福，亡疆。

士父鐘其嚴在上，數々釁々，降余魯多福，亡疆。佳也，康

右佑屯純魯。

父之嚴曰考，其配曰母。父以上曰祖，其配曰妣。

齊子仲姜罇，用高用孝于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

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濟仲，皇母。

此器列祖妣二世，聖叔聖姜其曾祖妣也。古人凡祖

以上均稱祖，如虞殷，虞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

龔伯，龔彝。考古圖三三列祖三世。近出亞若鼎亦列舉祖

叔夷鐘，用孝高于皇祖，皇妣，皇母，皇考。

陳逆簋，曰高，曰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

以上三器以祖妣考母對舉。



叔皮父段「朕文考弗公眾朕文母季姬。」貞五世九

仲獻父段「朕皇考遲伯王母遲姬。」同上

史伯碩父鼎「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博古二九

師趁鼎「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存二世五

「謹鼎其皇考皇母者比君。」貞三十一

頌鼎及段壺諸器「皇考釐叔皇母釐如。」

召伯虎段「我考我母。」

以上七器以考母對言。爾雅釋親「父為考，母為妣，父

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均與古不合。殆秦漢人

語。堯典有「如喪考妣」之語，乃偽託也。說詳「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

亞形若鼎銘



釋文

佳十月又一月丁亥

我乍禦

祀也

宗禮

祖乙妣乙

祖己妣癸我禍絜

二字不識

二女咸與舉遣禫二

不為獻段貝鬲用作

父己寶璋彝

**若**

遠祖謂之高祖。

叔夷鐘，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虞、成、唐，有嚴在帝所。

專受天命，荆伐頤，夏司，啟，率靈師，伊少臣，隹輔，咸有九

州，處禹之堵。都。

此鐘乃齊靈公時器，銘中已明言之。成唐即成湯，叔

夷乃春秋中葉人，而稱成湯為其高祖，可知高祖即

遠祖之謂。卜辭有高祖此字王國維初釋，後高

祖王亥，高祖乙。即大乙，詳見觀堂集林九，卜辭

其先公先王為高祖，与此鐘合。釋親，曾祖王父之考

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亦非古語。

統稱之曰前文人。

井尼安鐘用侃喜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上。

兮仲鐘用侃喜前文人。存一六三

善鼎佳用錫福于前文人秉德共屯。存二十九

追殷用高孝于前文人用蕪白眉壽永命。存三十五

彝銘中多文祖文考之稱亦屢見文母文姑則前文

人乃統祖妣考母之通稱不必限於祖考。書大誥予

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又予曷敢不于前寧人

攸受休畢寧即文之異文變字之誤。凡本篇文字均誤為寧寧武寧

王寧考定當為偽傳於前句訓為前文王安人之道文武文王文考。

以安訓寧，復揭文王字，蓋尚書古本必一本作「前文」人，一本誤作「前寧人」，故偽孔者兼用之，而說「文人為文王」大謬。又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偽傳「追孝於前文德之人」，亦順文為解而已。

鬼神能与人以禍福，故祈之以延年壽，以蕃子孫。

邠王義楚銘，用高于皇天，及我文攷，永保怡也。台我身子

孫〔永〕寶。

凡彝銘多於祖若考，蘄求延年益壽，貽孫翼子之事，舉天而言者，此例僅見。

以祝戰勝。

禽設王伐桀侯周公某謀省讀為誨禽祝禽有毖祝王錫金

百乎。

以勻治平。

宗周鐘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

毛公鼎余小子囿湛于難永巩先王。

玃字余讀為攻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

鬼神与生人無殊祀之用牲。

今彝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

牲于王。

此於人王與神鬼同用牲，即視神鬼為有人格之證。或以生人用牲，事不經見，疑器為偽。不知牲猶畜也。豨也。周禮膳夫，膳用六牲，鄭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又掌客，牲三十有六，均生人用牲之證，何不經見之有。

小孟鼎用牲，帝禘。周王，口王，成王。

刺鼎，王帝禘，用牲于大室，帝即王。

用鬯。

令彝，明公錫太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錫矢鬯，金小牛，曰用禘。



用璧玉鼎彝鐘鼓。

洵子孟姜壺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鬲于大無鬲折誓

于与大鬲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

鬲鼓鐘一肆肆。

大無司誓与大司命乃神名則南宮子亦必係神名

上天子者上帝也。又凡尊彝樂器多為祭器而作其

例不可勝舉。

通達鬼神之命者有卜

昌鼎王若曰昌命女夏乃祖考鬲卜事。

有筮

小孟鼎，卜有戕，王彝，彝從。

彝字舊未識，以文義推之，當是筮字，彝蓋盛著之器，從水以奉之。

設立約辭，以要信於鬼神之事，有誓。

鬲攸从鼎，王令省史南，以卽虢旅，旅廼使攸衛牧，誓曰：

我弗具付鬲，从其且。租射謝分田邑，則殊。誅攸衛牧，則

誓。

散氏盤，矢卑。俾羞且，鬲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

實余有散氏心賊，則予千罰千，傳棄之。羞且，鬲旅則誓。

廼卑。俾西宮，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犒田，余有

爽靈。享千罰千。西宮。褒武父則誓。

案此二例所立誓原非對鬼神以為要約。然如洹子孟姜壺有「大無司誓之神。則古人之所以為誓。仍在借神力以為束縛也。」

有盟。

魯侯角。魯侯作爵。用樽。臯酋。盃。尊臨。盟。

此器原銘分作兩截。自來未得其讀。余有專文釋之。

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陳昉殷彝盟魂神虔彝恨忌。

二 政治思想

受天之命以統治天下者謂之天子。

大盂鼎「故天異翼臨子，灋保先王，口有四方。」

大克鼎「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周邦，峻尹四

方。」

天子與天為配。

宗周鐘「我佳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

毛公鼎「不顯文武，皇天弘猷，卑德配我有周。」

又「肆皇天亡昊，臨保我有周，不玃先王配命。」

天子對上帝而言亦謂之下帝

周公既拜頌首魯

嘉也

天子寤

造

昏濩福克奔走上下帝

無冬終命于有周追孝

上帝對天子而言亦謂之上天子。

見上洹子孟姜壺。此壺乃陳桓子之器。蓋春秋中葉

天子之稱已喪失其本義。

上天子

僅如一般之稱帝稱

皇。故上天亦遂濫稱為上天子也。

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

大孟鼎不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珺王嗣玟作邦闢昏

匿。匍有四方。峻正昏民。... 寧我其適相先王。受民受疆

土。

叔夷鐘，崇々成唐，有嚴在帝所，尊受天命，荆伐頤司……

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秦公鐘，不顯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莽

在下，嚴龔寅天命，保龔卒秦，執事蠻夏。

### 敬嚴天威

毛公鼎，改天疾畏威，司余小子弗將，害吉。

又，用克卬邵皇天，嚮圖大命，康能四國，俗欲我弗作先

王憂

### 尊法先王。

大孟鼎「令我乍卽井」型甯稟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

三正。

牧殷「女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

毛公鼎「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

先王若德」。

又「女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

高祀為王者之大事其事有祀有衣祀。

大豐殷「王又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

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

衣祀孫詒讓讀為殷祀禮五年而再殷祀。

庚嬴鼎「佳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豐宮衣事。」

此衣事亦即殷祀。

有大禴。

臣辰盃「佳王大侖于宗周，徯饗蕤京年，在五月。」

侖假為禴。周禮春官「以禴夏高先王。」爾雅釋天「夏祭

曰禴。」此在五月，与二書合。然王制以禴為春祭，又彝

銘無紀時季之例。有冬夏字均非時節之名。禴是否即夏祭之專

名，尚未敢必。

有大率。

獻侯鼎「佳成王大率，在宗周。」



奉當是禘之省

禘字見  
今彝

其為祭名無疑。

有禘

小孟鼎：佳八月既皇...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佳

王廿又五祀。

刺鼎：唯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啻用牲于大室，啻啻

王。

禮王制：夏曰禘，祭統亦云然。祭義與郊特牲均謂春

禘。春禘與二器均不合。夏禘亦與小孟鼎不合。說文

稱周禮五歲一禘，孫炎爾雅注亦云然。小孟鼎廿又

五祀，適當五之倍數，恐以此說為是。

有嘗。

效卣，佳四月初吉甲午，王萑于嘗。

萑可讀為觀，亦可讀為灌。舊稱嘗為秋祭，此在四月，

不合。召伯虎殷云，用作刺祖，盥公嘗，則用嘗為通

汎之祭名，疑此亦猶是。又疑嘗是地名，此節存疑。

陳侯午，罇罇，呂登呂嘗，保有齊邦。陳侯因齊罇文同。

有烝。

段，殷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王鼎在畢烝。

舊以烝為冬祭，此在十一月，恐係偶合。大孟鼎有烝

烝祀無敢釁，則用為通汎之祭名。

意在祈求福利於鬼神。

例已見上。

或報答神休。

令殷用頤後人高佳丁公報。

人臣當恪遵君上之命，君上以此命臣。

大孟鼎若也汝敬乃正，勿灋廢朕命。

此外言「弘夙夕勿灋朕命」、「虔夙夕勿灋朕命」、「敬夙夕勿灋朕命」之例頗多，不備舉。

臣亦以此自矢於其君。

史頌殷頌其萬年無疆，日暹天子親命。

周公既拜頷首魯天子寤卒濩福克奔走上下帝無冬  
命于有周追孝對不敢豕即朕福血朕臣天子。

師寔毀師寔虔不豕夙夕卹卒牆將事。

叔夷鐘夷用或敢再拜頷首雁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  
灋乃命。

人臣敬念天威。

大孟鼎今余隹命女孟盥艾敬維德至敏朝夕入譟高

奔走畏天畏威。

亦敬念王威。

毛公鼎鬲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

帥井先王。

牧殷「女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

毛公鼎「女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

亦帥井其祖若考。

大孟鼎「王曰於命女孟井型乃嗣祖南公。」

師望鼎「望肇帥井皇考，虔夙夕出內王命，不敢不分不

婁。」

虢叔旅鐘「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齊御于天子。」

番生殷「番生不敢弗帥井皇祖考不坏元德。」

叔向父殷「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先文祖，共明德。」

秉威義。

井尼安鐘，安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々秉德。

祖孫父子世官。

師虎殷，王若曰：虎，截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官，嗣左右

戲繇荆。今余隹帥井先王命，命女夏乃祖考啻官，嗣左

右戲繇荆。

旨鼎，王若曰：旨，命女夏乃祖考嗣卜事。

旨壺，王乎呼尹氏冊命，旨曰：夏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

周八師。

趨尊，王乎內史冊命，趨夏率祖考服。

同段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虞牧……世孫々子

々左右吳大父。

師酉段王乎史蓄冊命師酉嗣乃祖啻官。

師震鼎王乎作冊尹冊命師震世師俗嗣邑人佳也小

臣善夫守口官虎虎賁虎臣之器累及奠人善夫官守友。

伯震鼎王命甄侯伯震曰嗣嗣乃祖考侯于甄。

師楚段王若曰師楚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事既命女

夏乃祖考嗣小輔。今余佳嚮稟乃命々女嗣乃祖考舊

官小輔累鼓鐘。

師兌段王乎内史尹冊命師兌世師蘇父嗣左右走馬。

五邑走馬。

天子之學有小學。

大孟鼎「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卽朕小學。女勿剋余乃辟一人。」

此語頗費解。大孟鼎乃康王二十三年之器，當非王自就小學。余疑乃昭王幼年時事，說見大系。

師夔殷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事。既命女夏乃祖考。鬲小輔。今余隹籒。稟乃命。々女鬲乃祖考。舊官小輔。眾鼓鐘。

小輔。吳大澂釋為少傅。說文古籒補 鼓鐘与小輔為

說文古籒補  
十四八五



對亦官名。當是鐘師。

有辟雝。

麥尊。王令辟

也君

井侯出社侯于井。寧若二月侯見于宗。

周亡述。迨

會

王饗蕘京酒。

榘

祀。寧若翊

翌

日。在璧盤。王

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鼈禽。侯乘于赤旂舟。從。叔

減皆之。

辟雝一謂之學宮。

靜殷。佳六月初吉。王在蕘京。丁卯。王命靜翮射學宮。小

子果服。果小臣果。僕學射。寧八月初吉。庚寅。王呂

也與

吳。奉呂。擗。御。繚。益。官。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斃。王錫靜

鞞制。

此言王在蕘京。蕘京即豐京，又有大池可以御射，與麥尊合，則學宮即辟雍矣。

史稱宣王名靜，本銘殆宣王為太子時習藝於學宮時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學射事所僅見。

王子與其近侍學射於此，王與其臣工亦時御射於此。

觀麥尊與靜殷文自明。

時亦於辟水中取魚，兼叙鄉飲之禮。

通殷，佳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蕘京，乎呼凜于大池。王鄉西酒，通御亡遣，穆王親錫通雀爵。

說文「靡」天子饗飲辟靡。

禮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鄉人亦得酌於

上尊以相旅。」

別有射廬，天子於此習射，作樂舞。

趙曹鼎「龔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

師湯父鼎「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乎呼宰雁錫廬弓象

弭矢，至彤敦。」

匡卣「懿王在射廬，作象舞。匡甫象纒二，王曰休。」

射所以講武。

令鼎「王大藉農于謀田，陽王射，有鬮粟，小子師氏御

射。

麥尊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龔禽侯乘于赤旂舟從  
叔咸昔。

案大豐當即大封周官大宗伯大封之禮合眾也是  
與藉農同事。

所以紀功。

噩侯鼎王南征伐角獸唯還自征在坏噩侯駘方內  
食于王乃儻之駘方習侑王王休噩乃射駘方御王射。  
駘方休闌王區咸酒。

為政尚武。

觀上下所舉例證自明。

有戰功者受上賞。

虢季子白盤，不顯子白，壯武于戎工，功經纒維四方。

搏伐于厥執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

起々子白，獻或職于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格周廟宣。

廟爰鄉饗。王曰伯父，孔覲有光。王賜乘馬，是用左佐王。

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戍，用政征。臨方。

不娶，殷伯氏曰：不娶女小子，肇敏于戎工，錫女弓一矢。

東，臣五家，田十田，用從乃事。

敵，殷佳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敵。

告禽，賦百訊卅。王蔑敵曆，使尹氏受釐。敵圭鬲，口貝五十朋，錫田于啟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叔夷鐘，女嬰裝朕行師，女肇敏于戎攻，余錫女釐都齊，務其縣三百。

征伐以威四夷。

宗周鐘，王肇適省文武，董疆土。南國及孽，敢陷虐我土。王辜伐其至，戮伐卒都。

虢季子白盤，賜用戍，用政羸方。

毛公鼎，錫女茲兵，用歲戍用政征。

兮甲盤，淮夷舊我賁晦人，毋敢不出其賁，其賚積其進。

人其貯毋敢不卽諫次卽市市敢不用命則卽井刑撲撲伐。

師寰段淮夷繇我負晦臣今敢博卑眾段暇反卑工事

弗速績我東域今余肇命女率齊市真釐楚及左右虎

臣征淮夷卽質剽卑邦罍首曰嗑曰箴曰鈴曰達。

刑罰以威內

大孟鼎王曰孟迺盥紹夾死嗣我敏諫敕罰訟夙夕盥

我一人烝也君四方。

兮甲盤其佳我諸侯百生姓卑貯毋敢不卽市市毋敢

或入烝變穴貯則亦井刑。

為之太過則人民撻而走險。

曩盪，寧邦人，正人師氏，卒有臯有故，幸。廼馭，俚即女，女

廼繇，宥，卑。俚復虐，逐，卒君，卒師。廼作余一人憂。憂。

此所言乃厲王奔彘時事。女廼繇，宥，句原脫，重文，女字，今依文義補足之。繇者尤也，宥者過也，繇宥殆謂尤之太過。

毛公鼎，寧之，庶出入事于外，尊命，專政，藝小，大楚賦，無唯正昏，弘其佳，王智，廼唯是喪我國。

此亦厲王時事，說詳毛公鼎之年代。

故亦以暴虐為戒。



罍盥善效乃友友僚內辟勿使虢暴虐從獄受奪戲行道

卒非正命廼敢斥擅訊人則唯輔天降喪不廷唯死

以壅遏庶民魚肉鰥寡為戒

毛公鼎女雖推于政勿難達壅累庶民貯毋敢孽橐孽

橐廼教鰥寡

而勵用中道

牧殷王曰牧女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刑用孚卒訊庶

右嘉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卒口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

不井

叔夷鐘昏慎中卒罰

### 三、道德思想

德字始見於周文。

班段「公告昏事于上，佳民亡氓，徂抽才哉，彝志昧天命，故亡。允才哉，顯佳敬德，亡直攸違。」

此乃成王時器，乃彝銘中德字之最初見者。殷彝無德字，卜辭亦無之。羅振玉殷契考釋以妣等字為德，案實循字也。羅謂曆鼎与此同，實則曆鼎德字其下仍從心作，特漫漶耳。

於文以省心為德。

說文道德之德作惠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  
 心德訓升也从彳惠聲。金文惠字罕見凡道德字均  
 作德今就金文編所收者十五字遂錄之如次

德

孟鼎

德

番生

德

叔向

德

德

號

叔旅

編

德

毛公

德

井尼

德

蔡姑

德

師望

德

德

克

德

叔家

德

秦公

德

齊陳

德

德

王孫

遺者

鐘

通觀諸字盖寔从循若道从心循者巡省之本字也

敵敵師雖父德道至于缺即言師雖父出巡道至于

舒也

古文省相形近省本不從目从目作者乃古是  
 人之筆誤說詳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則古人造文寔以省心為德省者視也

故明德在乎明心。

師望鼎不顯皇考寃公穆々克盟明昏心哲昏德。

明心之道欲其謙冲。

大克鼎穆々朕皇祖師華父息鬻艾昏心寃静于猷盤

哲昏德。

欲其荏染。

王孫遺諸鐘余恁予心祉口余德。

廣雅釋詁「恁弱也。又恁息也。今案恁之訓弱訓息猶

言荏染。詩巧言「荏染柔木。傳云「荏染柔意也。」

欲其虔敬。

叔夷鐘，女小心畏忌，女不家。……余弘猷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

邾公華鐘，余襄龔畏忌，怒穆不家于卒身。

欲其果毅。

王孫遺諸鐘，余囿龔燿辟，敷娶趨々，肅愬聖武，惠于政德，怒于威義，誨謀猷不飲。

囿龔燿辟，宥恭舒闢，猶言豁達大度，與謙冲之意近。

敷娶畏忌，趨々詩小心翼々翼々，意猶虔敬。肅愬聖武則

有果毅之意，含於其中。逸周書謚法解，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愬，从折聲，亦有果斷義。書呂刑，折

民惟刑。漢書刑法志作「哲民惟刑」。洪範「明作哲」，謚法「思慮果遠曰明」。又「剛強直理曰武」。

此得之於內者也。其得之於外，則在崇祀鬼神。

大孟鼎「令余佳命，女孟盥艾敬，維德丕敏，朝夕入調，高奔走，畏天畏。」

秦公鐘「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睿專明并，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沈兒鐘「怒于威義，惠于明祀。」

陳盱段「龔盟鬼神，虔靡悞忌。」

帥型祖德

大孟鼎「今余隹卽井富于玟王政德若玟王令二三正。」  
毛公鼎「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  
先王若德。」

師望鼎「不顯皇考寃公穆々克盟畢心愬畢德…望肇  
帥井皇考夙夕出內納王命不敢不分不婁。」

虢叔旅鐘「不顯皇考惠叔穆々秉元明德…旅敢啓帥  
井皇考威義烈御于天子。」

番生段「不顯皇祖考穆々克誓愬畢德…番生不敢弗  
井皇祖考不不元德。」

叔向父段「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先文祖共明德。」

秉威義。

井尼安鐘，覲盪文祖皇考，克贊哲，哲畢德，賁屯用魯，永冬

終于吉。安不敢弗帥井，文祖皇考穆々秉德。安富々聖趨。

臺處宗室。

沈子也，段我孫克，又紹井敷型教。

叔家父簋，懋德不亡忘，孫子之鞋光。樹三，百廿四葉。

敦篤孝友。

大克鼎，天子明德，覲孝于申。

孫詒讓與王國維均讀申為神。孫說見籀高述林卷七，克鼎釋文，王說見

觀堂古金文考案此句法與詩「獫狁于襄，獫狁于夷」釋克鼎銘攷釋



同。應以不破字為是。

曆鼎曆肇對元德孝友佳井。存二四五

敬慎將事

師望鼎望肇井皇考虔夙夕出內王命不敢不分不盡。

番生殷虔夙夕專求不替德用諫四方擾遠能鼓通。

毛公鼎善效乃友正毋敢濇醜于酒汝毋敢豕豎在乃

服鬪古貌字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盡也。

師旬殷王曰師旬哀才哉今日天疾畏降喪是德不克

盡作憂于先王。今余佳隴稟乃命汝惠雖我邦小

大猷邦佑董辭敬明乃心率且乃友于吾敦王身谷

欲汝弗呂乃辟函于藉。

鬯王曰鬯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

師寰殷師寰虔不豕夙夕卹卒牆將事。

叔夷鐘夷不敢弗愾戒虔卹卒死尸事。

而益之以無逸。

毛公鼎余非庸又昏汝毋敢妄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雖

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

晉姜鼎余不段暇妄寧至維明德宣卹我猷。

齊陳甗簠齊陳甗不敢逸康肇堇至德。

有德者得其壽。

井尼安鐘，親盥文祖皇考，克哲卑德，賁屯用魯，永冬終。

于吉。

得其祿。

師望鼎，不顯皇考，寃公穆々，克盟卑心，哲卑德，用辟于

先王，賁屯亡啟。

得延其福澤於子孫。

番生段，不顯皇祖考穆々，克哲卑德，嚴在上，廣啓卑孫。

子于下，勛擢于大服。

德以齊家。

沈兒鐘，怒于威義，惠于明祀，獻吾臣，匡臣喜，臣樂嘉賓。

及我父兄庶士。

曾伯猗壺，用鄉饗賓客，為德無段。瑕用孝用高，用錫眉

壽子孫，用受大福無疆。

### 德以治國

王孫遺諸鐘，余恁的心，征口余德，餘泓民人，余尊甸于

國。專甸，遍也。今言普及。

晉姜鼎，余不段，妄寧，至雖明德，宣必我猷，用鬯匹辭子

辟，敏揚昏光刺烈，虔不豕，譖覃京師，臂我萬民。

晉那盞，余惟今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嬪々，替變萬邦，

諗命莫不曰，賴卑讓。

秦公鐘，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敬尊明刑，虔敬朕祀，  
呂受多福，協龢萬民，虔夙夕刺々，起々，萬生是敕。  
德以平天下。

大克鼎，穆々朕文祖師華父，息齋卒心，寔靜于猷，盥哲

卒德，肆克龔保，卒辟龔王，諫辭續叙王家，惠于萬民，擾

遠能欶通，肆克啓友于皇天，頌于上下，賁屯亾改，錫釐

無疆，永念于卒孫，辟天子。

番生段，番生不敢弗帥，并皇祖考不殛元德，用籒鬲大

命，鬻定王位，虔夙夕專求，不替德，用諫四方，擾遠能欶。

毛公鼎，王曰：父厝，今余唯肇丕先王命，々汝辭我邦我

家內外，蠢于小大政，罔朕位，號許上下，若否寧四方，死  
毋童。動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毋敢妄  
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  
若德，用印劄皇天，嚮爾大命，康能四國，俗欲我弗作先  
王憂。

德大者配天。

毛公鼎不顯文武，皇天弘猷，配我周，膺受大  
命。

所謂大德者必在位也。

右端所述，乃由彝銘中所攷見之周代思想也。事雖

零碎。塲有一貫之脈絡可尋，而宗教、政治、道德之三者實三位一體。作器者為王侯，與其臣工，故此寔為統治思想之傳統。此種思想之發生，即基因於階級之分化，有階級存在之一日，統治者對於此種理論，即須加以維繫。故互周代八百年間，上自宗周，下而列國，而自然形成一系統。周末之儒家思想，又此系統之系統化耳。歷來儒者自稱為承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堯舜禹湯事不足憑，自文武而來者，則是事實。知此，而後於周秦間之思想，始可批導焉。

金文所無考

古文獻中有習見之事物而為金文所絕無者，此可為判別典籍之真偽及時代先後之標準。今擇其犖犖大者，疏述之如次：

一、四時

二、朔晦

三、地

四、九州

五、畿服

六、五等爵祿

七、三皇五帝

八、八卦五行



一四時

金文中記年月日辰之例極多，記時之例僅一見。秦商鞅量是也。

十八年齊趙遣卿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之一為升。

十八年乃秦孝公十八年，當周顯王二十五年，已是晚周之器矣。器之屬於宗周者所未見，即屬於春秋時代者亦所未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錄商鐘四字作奇矯詭譎之形，舊稱為蛟篆，云皆鈿紫金書，其三同文曰惟

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云々其一曰惟王夾鐘春吉月云々字既詭隨文亦胡湊乃妄人所為也。

後案薛尚功所錄商鐘其三具寔為越器既望乃越王之誤銘中王名者召於賢蓋即竹書紀年之諸咎

粵滑周顯王二十七年弑其父越王鬻者於時已入戰國時代之中葉斷非商器。

此外如於四季之上冠以去來今等字樣者所未見甚

至如春秋二字及以春秋為形聲之字亦所絕無夏則秦

公殷及秦公鐘言競更竊夏字作夏叔夷鐘言荆伐夏

司字作跽均用為華夏或夏殷之夏而非時節之名且

其字形亦尚無可說冬字多見但均用為終其字形作

頌鼎若不娶文案此字當是爾雅釋木終牛棘之終之本

字。郭璞注牛棘，卽馬棘也。其刺粗而長。又山海經中山經云：大髻之山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郭注云：卽牛棘也。郝懿行云：棘一名榛。左思招隱詩注引高誘淮南注云：小栗小棘曰榛，是榛卽棘也。榛與終聲相轉。攷郝意似以郭說為未諦。故解終為榛，則牛棘卽小棘矣。郭云馬棘及山海經之牛傷，究未窠為何物，然以終為榛，則於𠂇之字形優有可說。蓋象二榛實相聯而下垂之形。故𠂇之用為始終及冬夏字者均假借也。

卜辭中四時之名亦尚無確徵。有𠂇、𠂇、𠂇等字，每用於今字之下。葉玉森釋為春夏秋。說夏云：文與蟬逼肖，疑卜

辭段蟬為夏，然蟬不應有觸角，故知其說不確。此文亦有  
人釋為龜

字者，**葉**又謂<sup>也</sup>，葉所以之口，竝為日字，則更不足信。**卜辭**及

金文日字多見，竝無一例如是作者，斷非日字也。殷契說見  
殷契鈞

又有<sup>人</sup>字，**葉**謂與金文之<sup>人</sup>為一字，甚是。然謂象枝垂

葉落，或餘一二敗葉碩果之形。譚學契枝則又不免徒逞肌  
甲

說。今案**卜辭**之<sup>人</sup>亦終牛棘之終，假用為終始字，尚無一

例可作冬夏字解者。故**卜辭**中是否有四季之名，即殷代

曆法是否已有春夏秋冬之分，尚無由論定也。惟**卜辭**及

金文均屢見，十三月當是閏月之名。有閏月則當有四季，

蓋閏月之設本在調劑年分十二月之太陰曆與年分四

季之太陽歷之參差。卜辭及金文均有閏月，而乃無春夏  
秋冬之明文，殊為可異。

## 二、朔晦

殷人月行三分制為旬，周人月行四分制為初吉，為既  
生霸，為既望，為既死霸。卜辭凡言「貞旬亡咎」之例不可勝  
舉。周金中凡言初吉，既望，生霸，死霸之例亦不可勝舉。然  
有異者，則朔晦所未見。有稱月吉者，矢令彝，唯十月，吉  
癸未，有稱月初吉者，邠醕尹鉦，佳正月，初吉，日在庚。前  
人以月吉或月初吉為月之朔日，然否所未敢必。奇觚室

吉金文述卷五第十有「眾龍尊」文為「𠄎」作日癸公寶

尊彝案即西清古鑑卷八廿四之「周癸公尊」以其圖象觀

之實當為解。首二字人名。古鑑釋為「丁亥五月」。劉心源釋

為「眾龍」。王襄釋「𠄎」為「朔」。又別造一「𠄎」字以為甲骨文。見蓋室殷

契類纂第三十四葉此君任均妄釋也。𠄎字不可識。𠄎乃

「𠄎」字。𠄎侯。𠄎作「𠄎」。鼎作「𠄎」。盤作「𠄎」。王國維謂即滕薛之薛。

觀堂集林卷六「釋𠄎」其說至確。此亦其一例耳。故此斷不可混為朔

字。陳邦懷殷契小篆祖述王襄並創為疑古朔字從

𠄎字。𠄎省聲。小篆朔字從𠄎。蓋由𠄎譌變。其妄尤甚。𠄎字則有之。𠄎鼎作「𠄎」。吳彝作「𠄎」。均係人名。此外如周

書之哉生霸。旁生霸。既旁生霸。旁死霸等。均無可徵。

三地

金文中天若皇天等字樣多見均視為至上神。与天為配之地若后土等字樣則絕未有見。卯段錫于陵一田丁

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卷十三收為地字

說文籀文作陸

注云古文

彖作𠄎亦作彖此為隸當是古地字省土其卷十四又收為隊云借為地字案丁說實至疑謬竟混彖希彖三字為一而不知辨別也陵殆从自彖聲之字字書所無原是地名亦無義可說陸則从彖小徐本云彖聲段玉裁改為彖聲案地从也聲古音當在歌部彖聲在元部歌元陰陽對

轉則墜自可從彖聲，無須改作彖也。要之墜隊隊隊均各為一字，烏可混耶？又不娶段，女呂我車，宕伐，蔽允于高墜。丁氏亦收為地。案此字王國維釋陵，云「高陵地名，在秦為昭王母弟公子惺封邑，在漢為左馮翊屬縣，其地西接涇陽。」詳見觀堂古金文考釋，不娶敦攷。其說至確，絕非地字也。

全文既無地字，亦無后土之稱，所見土字義均質實，如南宮中鼎「王令大史兄既襄土，大保段，王派大保錫休余土，大孟鼎「受民受疆土，宗周鐘「王肇適省文武董疆土，南國及葶敢陷虐我土等，又如司徒徒馭等亦有段土字為之者，然用為神祇之例絕未有見。是則地字當是後起之



字、地與天為配、視為萬彙之父母、然者、當是後起之事。  
尚書金縢與呂刑二篇有地字。金縢云、乃命于帝庭、敷佑  
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史記魯周公世家爾作法呂刑云、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案此二篇同屬可疑、即有地字之  
出現、已足知其非實錄矣。

#### 四、九州

尚書禹貢稱夏禹敷治洪水、分天下為九州、曰冀、兗、青、  
徐、揚、荆、豫、梁、雍、其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據有東部亞細亞之全部。爾雅釋地、逸周書職

方篇。周禮職方氏文採此。呂氏春秋有始覽所舉九州之名均無梁

而有幽。職方更無徐而有并。爾雅則青作營。所載疆域均

各有出入。論者以禹貢為夏制，爾雅為殷制，職方為周制。

呂覽與爾雅為近，舊未有說。又因諸書所錯見之州名恰為十有二，故

又以為乃虞書，十有二州之舊。案此均莫須有之說也。虞

夏之書均係偽託，九州之分劃蓋春秋時某一大師之私

見，傳其學之弟子各敷行為文，故小有出入耳。虞可無論

即夏之存在亦尚無古物可徵。傳世岫嶽碑文及薛氏款識之夏瑀戈、夏鈞帶等均

偽器。縱令存在，其疆域斷無禹貢所言者之廣大，其文化程

度至高亦無過新石器時代之末期，斷無禹貢所言者之

誇誕也。禹貢之為偽，近人已類能知之，其構成當在春秋戰國之際，作者或本係戲為寓言，無心作偽，後之未深攷者乃錄之為正史也。

又逸周書大匡篇「三州之侯咸率」程典篇「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長發

帝命式于九圍，傳亦云「九圍九州」郝懿行據此以為殷有

九州之證。爾雅義疏中之五近人鮑鼎著九州釋名襲其說，益云

齊侯鋪號成唐湯有嚴在帝所，奄有九州，處禹之都，

亦可為據。案周書二篇亦周末人所偽托，商頌作於春秋時之宋人，齊侯鋪則銘明言乃齊靈公時器，凡此均不足

據證也。鮑鼎釋名更於卜辭以求之。見卜辭有𠄎字以為

卽是冀州。有地名𠄎者原辭言王田王後其地甚小以為卽是雒州。有

台字以舊釋公為非。謂卽許書台讀若沈州之沈字。卽是

兗州。謂台當从口小篆从口者乃譌變有𠄎字。原辭為王往于𠄎不葺兩見前編卷四第四十五葉

當是極小地名釋為荆。謂卽荆州。有𠄎字。从王襄釋徐謂卽徐

州。有𠄎字。見後編下廿一葉原片殘折僅餘于幣二字鮑云凡卜辭之例于下必為地名實則于下亦多

人名之例如云貞于王亥求年又貞求年于妣乙之類是也釋為營。謂卽營州。更釋

為幽字。謂卽幽州。此直可謂牽強傅會之尤者矣。蓋其腦

中先含一般代有九州之觀念。秉之以皮傅卜辭諸疑字。

勉強可合。遂反手以為殷代有九州之明證。此所謂循環

論證之模範也。

要之，卜辭中無九州之痕跡。金文除齊侯鐘一例外，亦決未有見。呂鼎、井叔在異為事，鮑鼎謂即冀州，其謬與比傅卜辭者同。又屢見荆字，如貞殷貞從王伐荆，迺伯殷迺伯從王伐反荆，欽殷欽馭從王南征伐楚荆，荆乃楚之別號。然楚人之器無自稱荆者，典籍亦然。是則荆乃周人呼楚之惡名，以其自名楚，故斥之為荆也。荆州之名即因荆楚而得，且必在楚已入通中原而使荆之惡名遺失其惡意以後。即此可知九州之說不得在宗周以前，且不得在春秋以前也。

## 五畿服

禹貢復分天下為五服，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職方於王畿之外復分天下為九服。依據周禮乃辨九服之

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周書作圻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九服於大司馬職稱為九畿，於大行人職則僅邦畿及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六服之內為九州，六服之外謂之蕃國。說者謂要服即蠻服，蕃國即夷鎮藩三服。

今案畿服之分與九州同，同是春秋時人之紙上規撫，古代竝無此制度。倡之者當是一人，傳之者則斟酌損益，各為異辭，故或為五，或為九，或為六。其散見於它書者，名稱里數均各有參差。今就可見及者揭之如次：

虞書臯陶謨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周書作雒篇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制郊甸方六百里  
因西土為方千里。

周書王會篇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  
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我狄荒服。

又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  
以為甸服。

左傳襄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



列。又襄二十五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

商頌玄鳥，邦甸千里，維民所止。

呂覽慎勢，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  
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天下之地方千  
里以為國。

凡此均宗周以後之文獻也。臯陶謨、王會篇均非實錄。  
左氏內外傳多經劉歆改竄，而祭公謀父之語正足為九  
畿九服之反證。自漢以來，治學者於此等文獻一律視為  
實錄，見里數稱名之不同，則多方以求其滙通，然亦至今

猶聚訟未決，蓋所謂徒費氣力者也。

然畿服之名亦畧有所本。

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猶言農民和見士事于周。

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威相，惟御事，厥棊非

有恭供，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居當為君字之譌 罔敢湏于酒。

又「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召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君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并侯甸

凡此均商代官制之子遺其見於金文者亦有一二例

矢令方彝与大孟鼎是也。

矢令方彝明公朝至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眾卿事寮

眾者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者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大孟鼎佳殷邊侯田寧殷正百辟率肆于酒

偽孔傳於康誥之侯甸男邦采衛釋為五服竝列舉里

數以為與禹貢異制羅振玉攷釋令彝謂侯田男即侯服

甸服男服案此均因先入之見而誤者也彝銘之田自即

經典之甸然令彝之侯田男統攝於諸侯之下與卿事寮

等為對文。孟鼎之「侯田」亦對言百辟。則侯田男乃諸侯之異稱，而非畿服之名號也。證諸典籍，理亦如是。侯甸男邦采衛，即侯甸男等之諸侯，與邦采邦衛，采衛均職位之名，采猶言宰。侯甸男衛邦伯，即侯甸男衛等之邦伯。邦伯即諸侯。酒誥之外服內服，即外官內官，非謂內外之畿服也。然有此等根蒂，故春秋時之創為畿服說者，即假用其名，以託諸古，後世離古愈遠，又蔽於儒說之一尊，遂深信之而不疑矣。

要之畿服之制，乃後人所偽託。金文無畿字，服字多見，與酒誥義同，並非地域之區劃也。

六、五等爵祿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於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祿。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所傳之五等說稍有縣異其萬章篇下云北宮錡

問曰周室頒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乃事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案此乃出於推臆然而軻也

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也。案此乃出於傳聞。

孟子之說本出於傳聞。王制乃漢儒所集。周禮更曾經劉歆點竄。是知五等之說已自不可盡信矣。

春秋以五等爵號稱當時之諸侯。然如宋君稱公亦復稱子。衛蔡陳紀滕諸國稱侯。稱子不定。薛一稱伯一稱侯。杞一稱子一稱伯。是則所謂等位。並非固定。

證之金文。則其縣異尤有甚者。

其一。諸侯每稱王。有苾伯。殷疑康王時器。上言「王命仲到歸苾伯。鮑裘。王若曰苾伯。朕不顯祖玟珺。雁受天命。乃祖克參先王。異自它邦。有芾于大命。下言「苾伯拜手頤首。

天子休... 用作朕皇考武荝幾王。薄殷此以伯而稱王。有  
彛伯或殷疑穆王時器。上言王若曰彛伯或繇自乃祖考  
有彛于周邦。下言彛伯或敢拜手頷首。對揚天子不顯休。  
用作朕皇考釐王寶。薄殷亦以伯而稱王。更有矢伯彝。其  
爵伯也。而有矢王尊則稱王。同。貞。矢王錫。同。金車弓矢。散  
氏盤。受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均稱王。王國維有古諸  
侯稱王說。「觀堂別集補遺」 卽據此數器斷言古者天澤之分未嚴。  
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卽徐楚吳越之稱王者亦沿  
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其說無可易。

其二、公侯伯子無定稱。春秋稱魯為公。彝銘中有魯侯。

禹魯侯殷魯侯角均稱侯。明公殷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狄邑，魯侯有田工。」明公即魯侯，而公侯之稱不別。春秋稱晉為侯，而晉公盪稱公。新出虜羌鐘言「賓于晉公亦稱公。春秋稱秦為伯，而秦公殷秦公鐘稱公，別有秦子弋稱子。春秋稱楚為子，而楚王頹鐘、楚王禽章鐘、楚王賡邛仲嬭南鐘稱王。楚公逆鋪、楚公蒙鐘稱公。禽殷言「王伐楚侯稱侯，矢令殷唯王于伐楚伯稱伯。楚子賈簋亦復稱子。春秋稱邾婁為子，而邾公撻鐘、邾公華鐘、邾公鈺鐘均稱公。邾伯御戎鼎復稱伯。凡此稱謂之參差，與春秋之不一致，正自舉不勝舉。



其三男之稱謂罕見。夫今方彛言諸侯侯田男是知男

亦諸侯之一。然古金中男之稱謂罕見。春秋稱許為男。而

鄒子盪師鐘鄒子妝簠鄒即許之本字均稱子。有趙小子段。文云

趙小子師衛呂其爰有作魯男王姬鼎彝。周金文存魯男

當即魯國之君也。又有甯侯簠。文云甯侯作叔姬寺男。媵

簠同卷三四寺男疑叔姬之名。如為叔姬所嫁之夫則當

為寺國之君。寺亦作邾。存世有邾伯鼎二具。則邾之稱男

者亦復稱伯矣。又案邾乃姬姓之國。有邾造鼎。可證。則寺男恐仍是叔姬之名。

準上可知王公侯伯子男實古國君之通稱。爾雅釋詁

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伯辟一音之轉耳。君復稱子者。殆天

子之畧。卜辭每稱王為子。如云「己亥子卜貞在川人歸」龜甲。  
獸骨文字二卷廿二葉一片又「癸未子卜人歸」同上六片。子卜即王卜也。  
 殷彝亦然。如甲寅父癸角云「子錫貝」殷文存上廿三又「獻貝」殷文存上廿三。  
 自「子錫獻貝」積古卷一廿四。子錫亦即王錫矣。男之稱謂似  
 早廢。其初蓋取義於農事。猶古之為民長者之或稱牧也。  
 是知五等爵祿。實周末儒者託古改制之所為。蓋因舊有  
 之名稱而賦之以等級也。

### 七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帝繫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

五帝。史記本之作五帝本紀。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月令則

以大皞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皞金天氏帝摯

顓頊高陽氏為五方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史記正義及索隱所引

以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而別以伏羲神農黃

帝為三皇。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當之。

云「三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

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此五字與五帝

本紀索隱所引相違疑有誤今依之為說。又引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

人皇為三皇。」

今案天地人三皇之說至荒誕。乃後之好怪者所妄為。

五帝之名初湊合於周秦之際。三皇則更在秦後。三五之各有出入。卽湊合者之任意去取也。金文中無三五之說。卽其名稱亦未有見。宗周彝銘之追稱祖德者僅及文武。康王時代之大盂鼎、苜伯殷、昭王時代之宗周鐘、宣王時代之毛公鼎、師匄等是也。叔夷鐘乃春秋齊靈公時器。稱頌祖德及於成湯。竝言及夏禹。其辭云：

「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康湯成唐。有嚴在帝所。專

受天命。荆伐頤。夏司祀。斂卒靈師。伊少臣佳輔。咸有

九州。處禹之堵。都。

又有秦公殷及秦公鐘。器作於春秋中葉。亦言及夏禹。

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賚。」曰「嚴龔寅天命，保龔畢秦，執使<sub>蘇</sub>夏。」殷周以前之帝王，至古者極於禹，唐堯、虞舜均所未見，更古者可無論矣。〔後案〕陳侯因脊敦始見黃帝之名。因脊，即齊宣王。

傳說中人物有陸蠶者，見於邾公鈺鐘。文曰「陸蠶之孫

邾公鈺。王國維云「蠶字从虫覃聲。」〔覃古壟字〕以聲類求之，當是

蠡字。陸蠡即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鬼

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沫若案曹

姓曹字金文作孛，从女棗聲。〕曹姓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蓋出於世

本。此邾器而云「陸蠶之孫，其為陸終無疑也。」〔觀堂集林十卷八邾公鐘跋〕

案蠶字从虫覃聲，求之聲類當以融字為近。陸蠶疑即祝

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

帝繫作老童，二者形近，必有一譌。卷章

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云々。帝繫則僅言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無重黎為祝融事。國語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滂耀敷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云々，與陸終六子大同小異，而不言陸終。余疑陸終卽祝融。陸祝古同幽部，終融古同冬部，其字當如邾公鈺鐘書作陸躡，陸一書為祝，躡一書為終，陸終祝融遂

判為二人也。火正之說乃後人所傳會其事當在五行之  
說盛行以後蓋以楚居南國故以其先世司火也。然楚之  
先寔居淮水下遊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逸周書作維  
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  
作師旅臨衛政征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熊盈當  
卽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為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  
江為江所阻復西上至鄂。至鄂而與周人之沿漢水而東  
下者相衝突。左氏傳僖廿八年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者是也。火  
正之說當起於南其為傳會為事甚明矣。祝融之先或尚  
有顓頊高陽氏者所未可知。高陽當卽楚社之高唐乃生  
殖器神之轉變說詳甲骨文

釋字  
祖研  
姓究

然祝融固非三皇之一，而顓頊亦不必為五帝之

一也。

晉襄公媵女之器有晉公盥者，云我皇祖鬻公，雁受大

命，左右武王，執事百麻，廣嗣三方。至于大庭，莫不事王。大

庭乃古國名。續漢書郡國志：魯國有大庭氏庫。注引杜預

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莊子胠篋篇：昔


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貞補三皇本



紀：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

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



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又其自注云：皇甫謐以為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包犧之號。今案大庭氏既為國名，舉一返三，則容成、尊盧、軒轅之屬，亦古國族之名號也。余近攷十二歲名，得知單闕即星中之軒轅。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文干篇。單闕一稱天龜，古彝銘有圖形文字作者，其例至多。舊釋子孫實則乃國族之名，余疑即是天龜，亦即軒轅。軒轅為氏而移為星名，蓋古分野之一例，猶大火之為商星也。以軒轅為黃帝，視為漢民族之祖者，乃後人之所傳會。

八八卦五行

易之八卦所託甚古，然可異者，彝器中迄未有見。宋人書中有所謂卦象者，凡二具，乃其一字之銘與卦象相似。其一作  博古九卷十六葉，嘯堂上世二葉，薛氏三二葉。 又其一作  續攷古圖五卷。一案此僅與卦象相似而已，決非卦象也。張掄內府古器評 上卷十七 以第二器之豎作者為淵，蓋與淵字形近而云然，然亦非必淵字。古器銘中凡作一二字之圖形文字者，殆即作器者之族徽或花押，其字不可盡識。

卦象宜於作花紋圖案，然於彝器之花紋中訖未有見。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為金文所絕無。金文無與天對立之地字。天地對立之觀念事當後起。則乾坤對立之觀念亦當後起矣。且易之為書雖詭譎悖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統。乃於著述意識之下所構成之作品。與古代自然發生之書史不類。其經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後。即孔子亦未必及見。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出學易二字。云魯讀易為亦。今從古。阮元云魯論作亦。連下句讀。惠棟云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見論語校勘記字之當為易為亦。雖無究極之徵據。然以理推之。則作亦者為

近是。蓋如本是易字，則學易正極現成。魯論何必破字以讀之？易縱至難，古人讀書亦縱至不易，以好古敏求發奮忘食自鳴之孔子，何至有學易之心，尚須加之數年，至五十始着手耶？余意易之經傳均孔門弟子所為傳之作，尤在經後。晉時魏襄王墓所出竹簡，有經無傳，卽其證。錄論語者偶以音同誤，亦為易。託易者遂造為說辭，謂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也。

五行之觀念亦為金文所無。金木水火土等文字雖散見，然義均質實，絕無神祕之臭味。因之五行生勝，帝德轉移，及五方五祀之說，均無絲毫之痕跡，可以徵攷。洪範一

文其為構成意識之產物與禹貢周易同絕非自然發生之文字亦絕非周初所宜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禮制篇言商代外祭有五方帝其說云：

「曰：貞方帝卯一牛出南□曰：貞彘于東曰：己巳卜王奠于東曰：貞奠于西曰：癸酉卜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卽五方帝之祀矣。」

余曩亦頗是認此說然細索實依稀髣髴之論也。卜辭多假帝為禘。貞方帝者貞方禘也。又卜辭云卜□貞之例至多卜貞間之一字或為賓或為旅或為敵或為戠或為由或為卣義均不明此卜中貞亦其一例中字非必卽中

中央德王之黃帝也。卜辭如果有五方帝之祀，則亦宜有五行觀念。然此所謂五方帝者，僅屬皮傳而已。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孟軻所唱和之五行，荀卿斥之以僻違、幽隱、閉約等晦塞字，其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無疑。是儒家五行說本為子思所唱道，云其案往舊造說，云其案飾其辭而祇敬之，蓋譏其託古也。然則洪範一文蓋子思所作。

孟軻和之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此序詩書與作孟子七篇，當是兩事。序詩書者，蓋謂編次詩書之次第也。視此，可知儒家經典實多成於孟軻之手。故子思之洪範得入於書，荀卿非之，非偶然矣。

周官質疑

言周官之來歷者以左列二書文為最古。

馬融周官傳叙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竝出共排



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

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賈公彥序周禮

興廢所引，原作「馬融傳，孫詒讓云，蓋即周官傳」之佚文，今從之。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

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

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

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據此二書可知周官以孝武之世獻王以武帝元光五年薨出於河

間乃民間所獻。旋入祕府。至孝成帝時始為劉歆所著錄。而有冬官亡佚之說。以考工記補之。馬融班固均去古未遠。而融尤劉歆三傳弟子。其說必是事實。乃陸德明釋文叙錄引或說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書經籍志及杜佑通典禮篇均同此說。則以周官原缺。補以考工記者為獻王。後漢書儒林傳又云「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則以周官出於孔壁。」此致誤之由乃緣誤

解釋文叙彙所引鄭玄六藝論語曲禮孔疏亦同此誤孫詒讓已辨之

御覽學部引楊泉物

理論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

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則更以購求補足之事。屬於漢武。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凡此均繆悠之說。孫詒讓已斥其妄矣。見周禮正義卷一第二葉

周官既晚出。為五家之儒。

孫云。蓋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禮記正義孔

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是也。

所未見。逮經劉歆表彰之。復為眾

儒所共排。故此書之真偽。寔二千年來所久成聚訟者也。

且不獨漢興諸儒所未見。即周秦諸子亦無一人道及者。

王國維書毛詩故訓傳後言此頗為綜析。今別取其說如

次。原見觀堂別集後編

「周官一書得於河間，不獨漢初齊魯諸儒皆未之見，  
卽周秦人著書亦未有徵引一二者。」先漢人書惟劉  
向所次樂記有竇公一篇，乃春官大司樂職文。大戴記  
朝事義取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小戴  
記內則取天官食醫，庖人，內饗，三職文。玉藻取春官占  
人職文。燕義取夏官諸子職文。此外惟賈誼新書禮篇  
云：「拜生民之數及穀數，與春官天府，秋官司民說同。其  
餘無引周官一事者。」雖左傳國語等古文之早出者，亦  
無一與周官相發明。

王氏語此本在證明其毛詩故訓作於魯國，毛亨傳作於

趙人毛萇之說，摘取傳中言典制之合於周官者，凡二十七條之多，以證傳之晚出，其說至當。故毛傳所云，不足以為周官已存於先秦之據證。又王氏所引先漢人書之同於周官者，屢直云取之周官，若然，則是竇公二戴賈誼諸人曾見周官，於其說不免自相矛盾。汪中亦曾舉六徵，以為周官辯護矣。

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為眾儒所排，攷之於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篇，即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

戴禮朝事載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  
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  
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  
則廂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泣卜來歲  
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  
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  
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緒明  
白可據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述學內  
篇二周

文官徵

孫詒讓謂汪說為至允而斥疑周官者為俗儒妄有詰難

皆鄉壁虛造不經之論。故如王說，在據周官以判奪毛傳之晚成，而如汪之第六徵，則在據毛傳以證明周官之舊有。此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矣。王於周官固在然否之間，而未敢喝破，蓋亦苦於汪之所謂前五徵者而未可說明也。實則汪之五徵及王所舉玉藻與新書語均不足為究極之徵據，蓋安知非周官之取材於諸書，或諸書與周官之同出於一源耶？

周官一書，其自身本多矛盾，與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為皮傅，而教人以多聞闕疑，不則即以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為解。因之疑者自疑。

信者自信，紛然聚訟者千有餘年，而是非終未能決。良以舊有典籍，傳世過久，嚴格言之，實無一可以作為究極之標準者。故論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余今於前人之所已聚訟者，不再牽涉，以資紛擾。僅就彝銘中所見之周代官制，揭櫫於次，而加以攷覈，則其真偽純駁，與其時代之早晚，可以瞭然矣。

一、 卿事寮 大史寮

令彝 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宮，公命出同卿事寮。



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眾  
卿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田男舍四方  
令。

番生殷王命藉嗣公族卿事大史寮。

毛公鼎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卽尹命汝藉嗣公

族寧与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寧与朕褻事。

小子鬻殷乙未卿事錫小子鬻貝二百。奇三  
二十

頤叔多父盤使利于辟王卿事師尹朋友。周四  
五

右卿事之官亦見於卜辭字作卿史古史事吏使本一

字也。羅振玉殷虛書契攷釋云士古皆訓事卿事卽卿士

也。詩商頌長發降予卿士。大雅假樂百辟卿士。箋卿士卿之有事也。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箋云。明黨於朝。皇父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詩之卿士即卿事。周官六官之長皆曰卿。而鄭君謂卿士兼擅羣職。是卿士即冢宰矣。今案以卿事為卿士。羅說至當。然謂卿士即冢宰。則非鄭旨。十月詩於皇父卿士之下言家伯維宰。箋云。冢宰則鄭竝未以卿士為冢宰也。又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家伯。大宰即冢宰。則班固亦未以卿士為冢宰也。孫詒讓說之以孤。謂孤者執政之卿。亦謂之卿士。詩小雅十月之交說皇父卿士在家伯維宰之上。鄭箋以宰為冢宰。則皇父為孤

卿可知。左隱九年傳載鄭莊公為王左卿士，與虢公忌父為右卿士，竝為政。左隱三年杜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執政必孤，卿而有左右，是有二孤矣。蓋孤為諸卿中執政者之稱，無專職，亦無定員，但不可以三少強充其數耳。……卿士為孤，而亦為諸卿之通稱，故書洪範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孔疏引鄭書注云：卿士，六卿掌事者。見周禮正義掌次疏孫於孤義採王引之說，與舊三孤說不同，詳彼疏及王經義述聞。孫說孤與鄭異，而說卿士則深合鄭旨。然以金文按之，亦未為得也。金文於卿士稱寮，可知其屬不止一人，屢與大史對舉，當與大史為同級之官，而其上復有尹司之之人，則卿士之非所謂孤者，又

可斷言矣。孫謂亦為六卿之通稱者，乃指周官之六官，然令彝與毛公鼎之卿事寮均在三事，若三有司之外，用知卿士之職，與司徒司馬司空等官，竝無關涉也。然則卿士究當何職耶？

余謂卿士當求之於曲禮之六大，不當求之於周官之六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六大乃古之六卿，所謂六事之人。五官古祇三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其職為大夫。小雅「雨無正稱三事大夫，書立政序司徒、司馬、司空於大史、尹伯、庶常、吉士之

下，牧誓序之於友邦冢君，御事之下，均其證。司士、司寇、殆  
亞旅之屬，周官司士隸於司馬，彝銘中有以司工即司而  
兼攝司寇者。揚殷詳下足見二官實不足與三事竝列也。此六  
大五官，鄭玄疑殷制，蓋以與周官不合而云然。寔則周官  
之確為周制與否，尚大有疑問也。又鄭說大士為以神仕  
者，案此亦屬皮傅。蓋周官之以神仕者，其職甚低，安能與  
大宰、大宗等竝列耶？大士，余謂當即內史。曲禮「史載筆，士  
載言，士與史對言，自為大史與大士。玉藻「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與載筆載言之說一致，則大史為左史，大  
士為右史。大戴禮盛德篇「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注「太史

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書酒誥，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正義引玉藻疏是則大士卽是內史矣。左傳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覲禮，賜諸公，奉篚服。大史是右，此二大史均當作大士，蓋音之譌也。

要之，卿事寮當指此天官六太，其或別大史于外者，大史正歲年，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其位特尊，故別出之，使異于其它之五大也。六大均在王之左右。詳後故有左卿士右卿士之名。六大之上有兼攝羣職者，為冢卿，亦卽所謂孤。孤若冢卿，可由六大中之一大兼領，自亦可稱為卿士矣。顧命列卿士于大史大宰之外，而異裳色，蓋因當日二大執事，故特殊之，不足為異。

二 三左三右

小孟鼎佳八月既星辰在甲申昧喪三左三右多君  
入服酉標明王各格周廟。佳王廿又五祀。

三左三右此器僅見亦為舊文獻中所無。大戴禮保傅  
篇有三公三少即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者乃王  
世子之保傅此鼎乃康王末年之器知其非是。逸周書大  
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  
孔注冢卿孤卿三吏三卿也。余疑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  
之譌蓋後錄書者於左右之例罕見乃取形近之字以易

之也。三左三右者當卽曲禮之天官六大。蓋三人在王左，三人在王右也。再以顧命徵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偽孔傳云：「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云云。案此以周官之六官為說，其唯一之根據，僅在左定四年傳「康叔為周司寇而已，其它皆屬子虛也」。



且彤伯乃姒姓諸侯

正義所引王肅說

而以之為宗伯，尤屬与情

理違悖。余謂此六人乃六大之天官，知者以下言王近侍

之臣有太史、太宗与大保同出也。此六人者孰為孰官，僅

畢公可攷。史記周本紀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

郊，作畢命。」作策作冊，乃史職之通稱。是知畢公乃成康時

之史官。又顧命言：「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東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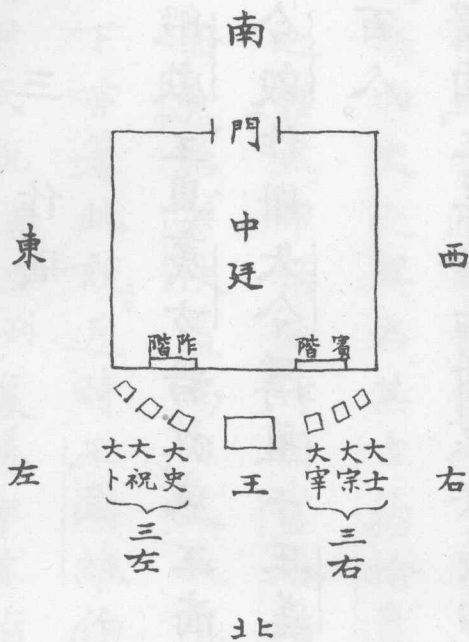
太史秉書，由賓階。西階 齊御王策命，下復言：「太保率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語偽孔本入康王之語 是

知畢公即大史矣。大率太保兼領大宰而為冢卿，衛侯以

六大之一而兼領司寇，餘則不可知也。

準顧命文知大宰大宗在王之右，以階而言則在王西，以大史在王之左，與大史為對之大士亦稱右史，說詳前節，自亦在王右。如是則六大之中之大祝大卜在王左矣。三左即大史大祝大卜，三右即大宰大宗大士。



三 作冊

般獻王盥夷方舞攷咸王商賞作冊般貝。

令殷作冊矢令墀盥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

鬲百人。

罍卣王姜命作冊罍安夷伯夷伯賓罍貝布。

鬲卣公錫作冊鬲卣貝。

麥尊侯作冊麥錫金于辟侯。

大鼎公賞作冊大白馬。

作冊官名彝銘中至多見其見於典籍者洛誥有作冊

逸。顧命言「命作冊度」。王國維謂度為人名。案以上下文推之，當是動詞。言今作冊之官，籌畫也。

史記周本紀有作冊畢公。漢書律歷志引真古文畢命。王

命作冊豐刑。案豐刑即畢公之謫。刑古文多作井，與丹字極近。說文曰：古文丹，則又與金文公之作皆

（魏文公鼎，邾公華鐘如是作）若曰（又貞應公鼎如是作）極近。蓋壁中書畢公字作曰，古文家讀曰為丹而成畢丹。錄

書者復因形近之故，誤畢為豐，誤丹為井，遂成豐刑也。舊於作冊不得其解。孫詒讓

始疑為內史之異名。其古籀拾遺下周九畝跋云：內史掌

冊命之事，或即稱為作冊。書洛誥云：王命作冊逸祝冊。又

云：作冊逸誥。尹佚蓋為內史，故謂之作冊逸。周禮正義內

史疏下亦著此說。近時王國維作釋史。觀堂集林卷六，四葉及書作

冊詩尹氏說。觀堂別集補遺復暢申其旨。今就後文撮述其論證

如下：

作册亦稱作册内史。

師餘敦

敦當作段下同

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師餘

宄盍

宄當作免

王在周命作册内史錫宄鹵百瓿。

亦稱作命内史。

刺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命刺。

亦單稱内史。

師奎父鼎王呼内史駒册命師奎父。

虎敦

王呼内史

吳

原注：即吳尊蓋之作册吳

册命虎。

牧敦王呼内史吳册命牧。

揚敦王呼內史先冊命揚

豆鬲敦王呼內史冊命豆鬲

趯尊王呼內史冊命趯

內史之長曰內史尹或曰作冊尹

師兌敦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

師晨鼎王呼作冊尹冊命師晨

宄敦當作免段王受作冊尹者原注書字之假借俾冊命宄

亦單稱尹氏

詩大雅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頌鼎尹氏受王命書

克鼎王呼尹氏册命克

師釐敦王呼尹氏册命師釐

或稱命尹

原注古命令一字楚之今尹名昉于此

伊敦王呼命尹

玨此字當作甄殆封之異文

册命伊

今案王之論證可謂詳核然余於作册即内史之說不

能無疑攷之顧命畢公為大史而史記稱作策畢公是大

史亦可稱作册也

王以史記之畢公為誤據律歷志所引畢命文謂壁中古文作册豐引癸亥

父己鼎王賞作册豐見為證其說不足信

余意作册乃左史右史之通名事与

史同例册者典册非必册命無論記言記事均須製作典

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建典猶言作册矣作册為兼名其

中自可包含內史，而內史非必卽是作冊。彝銘中每言「作冊內史」者，蓋先舉其兼名，而後舉其別名，與今世生物學學名之兼別名竝舉者，為事正相同。

#### 四、宰

蔡殷王在雝，辰旦，王各廟卽位。宰鬲入右，蔡立中廷。王呼史尤冊命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既命汝作宰，嗣王家。今余佳鬻，稟乃命，汝泉鬲，藉正對，各从嗣王家外內，毋敢有不覯。」聞。嗣百工，出入姜氏命。卒有見有卽命，卒非先告蔡，毋敢斥有入告。汝毋弗善效姜氏人，勿使



敢有斥亡擅妄從獄。

此銘中有二宰，宰在王之左右，乃大宰。蔡出納姜氏命，乃內宰也。內宰一稱奄尹，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一稱宮宰，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宮宰，守宮官。今據此銘，則大宰、內宰均稱宰，其職以外內為正對，則其位階亦當得相埒。今周官以大宰為卿，內宰為下大夫二人，此足異也。又賈公彥以內宰與大宰為對，孫詒讓非之，謂內宰與小宰相對為內外，案以此銘，則賈是而孫失之矣。

在王之左右而贊王命者之宰，彝銘中尚多有之，今就  
所見，揭之如次：

吳彝或作尊王各廟宰肫右作冊吳

頌鼎王各大室卽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

師湯父鼎王呼宰雁錫盧弓象弭矢絳箭彤斨栝

望殷王各大室卽位宰倮父右望

師遽彝王呼宰利錫師遽珣圭一瑑章四

師楚殷王在周各于大室卽位宰珣生內入右師楚

寰盤王各大室卽位宰頤右寰入門立中廷

害殷王在辟宮宰辟父右害立王冊命害辭十四卷宰辟父敦

列國之器則多見大宰。

齊子仲姜罇，余為大攻厄大史，大徒，大宰。

歸父盤，齊大宰歸父。

原父段，魯大宰遼父。

邾大宰簋，邾大宰犧子鬲。

五、宗伯

洹子孟姜壺，齊侯女鬻希喪其段，舅齊侯命大子乘

遽，載叩宗伯聽命于天子。

宗伯之職僅此器一見。

六 大祝

禽鼎大祝禽鼎。周二  
六五

禽毀王伐楚侯周公某謀省讀  
為誨禽祝禽有啟祝。

右二器當為一人所作。余謂禽即魯公伯禽，亦即令彝之明保。在周曾為王朝卿士職司大祝。以康叔為周司寇，聃季為周司空例之，此大祝自當為曲禮天官六大之一，而非周官所云下大夫也。

七 司卜 冢司徒

昌鼎王若曰昌命汝夏乃祖考嗣卜事。

昌壺王呼尹氏冊命昌曰夏乃祖考作冢嗣土司徒

于成周八官。

此二器亦一人所作。冢嗣土者大司徒。周官大宰一稱冢宰。鄭玄謂進退異名。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今大司徒亦言冢司徒。則冢之稱不限于冢宰矣。所謂進退異名者。其說殆不免穿鑿。又此以成周之冢司徒而兼司卜事。自當為王朝之大卜。周官以大卜屬諸宗伯。又以為下大夫。凡此均與古器銘文不合者也。

成周有八師亦見於小克鼎。彼鼎銘云「王命善夫克舍命成周，邁征八邑。」衛亦有八師。小臣諫殷，伯懋父且殷八邑征東夷。禹鼎亦云「王命六邑，殷八邑。」周官言「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當五師，無八師六師之制，与此均不合。」

司徒之官，凡器之較古者均作鬲土。

散盤，鬲土，弔寅。

幽尊，蓋鬲土，幽作祖，辛旅彝。

貞七十五

鬲，鬲土，鬲作𠄎，考寶隣彝。

周三十一十二

其所職司之事之可知者，有藉田。

載殷王曰哉命汝嗣土官嗣藉田。薛十  
四五

有林衡虞師牧人。

免簠王在周命免作嗣土。嗣奠還蔽泉吳泉牧。

免殷命汝世周師嗣蔽。

同殷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牧。

二免器之蔽以同殷例之自假為林林林衡吳虞山虞  
澤虞之類。牧周官有牧人屬司徒又有牧師屬司馬此殆  
指牧人也。又耕藉之事周官為甸師所掌屬于冢宰而古  
器銘則明々屬于司徒矣。

嗣土見于器之較晚者則作嗣徒。

無車鼎。鬲徒南仲。揚殷。鬲徒單伯。

弘直樂大鬲徒子求之子弘作旅鬲。博古十世八

仲白匪魯大鬲徒子仲白作其庶女躄孟姬墜匪。

伯吳殷魯鬲徒伯吳敢肇作旅殷。貞五十八

伯邲父鼎晉鬲徒伯邲父作周姬寶墜鼎。博古三十四

弘直之樂以後三器例之知是國名殆春秋時六國。

### 八 司工

免解王蔑免曆命史懋錫免載市回黃作鬲工。

鬲工司空凡司空之職彝銘均作鬲工無作司空者又



此免解與上免簠免斝等乃一人之器。彼受王命作司徒。此受王命作司空。二者不知孰先孰後也。又有史免簠者。當亦同人之器。則免似又曾任史職矣。

司空之職之稍詳者見於揚斝。

王若曰揚作鬲工。官鬲景田甸。景鬲臣。景鬲芻。景鬲寇。景鬲工司。錫汝赤旆。市廡旂。訊訟。

司甸。司臣。司芻。均周官所無。以司空而兼司寇。足證司寇之職本不重要。古者三事大夫。僅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司寇也。

鬲工之見於它器者。

敬盤「淮嗣工虎」；「孰人嗣工駮」。

司空殷「嗣工作寶彝」。薛十四

叔山父簠「奠伯大嗣工召叔山父作旅匱」。

九 司寇

南季鼎「伯俗父右南季」；王錫赤日市「玄衣蒲屯」；「旅旂」。

曰用左右俗父嗣寇。

師農鼎「王呼作冊尹冊命師農世師俗嗣邑人佳」。与也

小臣善夫守口官虎「泉奠人善夫官守友」。

後器之師俗即前器之伯俗父「猶伯雝父」。糸或貞之或

稱師難父。

取尊過獻  
敵鼎楸貞

由前器知伯俗父之職為司寇，由後

器則所司者復有邑人、小臣、善夫、虎之屬。小臣、周官屬司

馬為大僕所領轄。善夫、膳夫屬於冢宰。虎、殆虎、賁屬於司

馬。凡此均與古器不合。惟準揚段之例，伯俗父之司寇本

屬兼官者亦未可知。

司寇之見於它器者：

司寇良父段、鬲寇良父作為衛姬段。

虞司寇壺、虞鬲寇伯吹作寶壺。

### 十 司馬

嗣馬之官散見于彝銘者有嗣馬井伯師奎父嗣馬共

師晨鼎均在王左右贊右王命當係周官之大司馬散盤

有嗣馬策塵乃散人有司則諸侯之司馬也。

有家司馬之職見于趙鼎。

王若曰趙命汝作燕自家嗣馬曹官僕射士訊小大

又右陟。

周官夏官有家司馬其職文与叙官文互易前人已詳

之。詳孫詒讓周禮正義其見于叙官中之職文云：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注云。

「家卿大夫采地。」

孫云卿字誤衍下同。

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

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

今據古器則家司馬亦王所親命。鄭謂「王不特置司馬者，非也。」周官謂「各使其臣，乃家司馬屬下之陪臣也。」又器銘之「繅自」乃人名，為王近侍之臣。靜殷「王以吳奉呂擘，脚繅蓋自，邦周射于大池。」繅蓋自即此人，猶罔从之，或稱罔攸从也。周官夏官有射人、大僕、隸僕、司士、司右之屬，即銘中之僕射、士、小、大、右也。司士職文有大右，鄭注「大右，司右也。」司右職文云「掌羣右之政令，司右為大右，則羣右為小。」

右矣。訊殆折首執訊之訊，俘虜之謂也。陟未詳。觀此則家司馬之職，掌與王之司馬無以異矣。

又有所謂邦君鬮馬者，見豆閑殷。

「王各于師戲大室，井伯入右豆閑。王呼內史冊命豆閑。王曰閑，錫汝哉衣，日市纁旂，用倓乃祖考事。」鬮，窀，窀，邦君鬮馬，弓矢。

窀，窀，以趙，鼎，文，例，之，當，為，人，名，或，國，族，名，則，邦，君，司，馬，蓋，周，官，之，都，司，馬，矣。又本器入右豆閑之井伯，即師奎，父，鼎，與，走，殷，之，司，馬，井，伯，彼，為，王，之，司，馬，則，此，邦，君，司，馬，自，不，得，為，王，之，司，馬，也。

都司馬、家司馬均為王臣。則周官之都宗人、家宗人、与都士、家士亦必為王臣無疑。鄭玄以屬都者為王臣、屬家者為私臣。賈公彥伸其說。孫詒讓以鄭賈為非。謂均家臣之命於王者。今以古器案之。則鄭賈尚得其一。孫却全失之矣。

十一 司射

靜殷。王命靜翦射學宮。小子臬服。臬小臣。臬卑僕。學射。

司射事周官為射人所掌。与小子、小臣、諸僕等同隸于

司馬。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又有服不氏射則贊張侯。服當即服不氏矣。是則本器銘所言與周官無忤。

小子之職有預于射事者亦見令鼎。

王大藉農于諶田錫王射有鬲鼎小子師氏御射。

十二 左右戲絲荊

師虎殷王若曰虎截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商官鬲左  
右戲絲荊。今余佳帥井先王命々女夏乃祖考商官鬲  
左右戲絲荊。



許瀚云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惟此銘足以

當之。說詳攬古錄三之二。二本器銘下所引。

又云錄勑此字誤當作勑未聞既承左右戲為言當亦軍制名

目如左氏傳所稱專參啓肱者矣。專參見昭元年服虔引司馬法云八十一乘為

專二十九乘為參黃以周說九乃七字之誤啓肱見襄二十三年杜注云左翼曰啓右翼曰肱

師毀殷余命汝死我家藉嗣我西偏東偏僕駸百工

牧臣妾。

案此東偏西偏亦即三軍之偏之左右戲也辭例與師

虎毀銘同此於東西偏之下繫以僕駸百工牧臣妾則彼

左右戲下所繫之錄荆非必軍制名目余意錄即馬飾錄

纓之繇，荆假為旌。左傳哀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繇乎？旌繇殆即此繇荆，嗣左右戲繇荆，蓋言司左右戲之馬政。

十三、左右走馬

師兌段，王乎內史尹冊命師兌，世師繇，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走馬，書立政，詩十月及雲漢，周官夏官均作趣馬。周官校人職云：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一

趣馬三阜為繫，一馭夫，六繫為廢，一僕夫，六廢成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注「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

校有左右，則知趣馬亦有左右矣。彝器中又有右走馬、嘉壺，文曰「右走馬嘉自作行壺」，與七有右走馬，斯有左走馬矣。孫詒讓云：

依校人職良馬駕馬之數計之，良馬每種二廢，凡三十六阜，趣馬三十六人。五種十廢，凡一百八十阜，趣馬百八十人。駕馬依經文，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三之為趣馬二十四人。更以三乘為阜計之，二

十四趣馬，凡馬三千七十二匹，為七百六十八乘，二百五十六阜，是一趣<sup>馬</sup>掌十阜，尚餘十六阜無所隸。合良駕十二廐，凡趣馬二百四人也。依鄭注義，良馬數如經不改，駕馬竝破八為六，則駕馬每阜圍師一人，六圍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三之為趣馬十八人。每一趣馬有六阜，合良駕十二廐，凡趣馬一百九十八人也。

周官之趣馬其多如此，故其職甚低賤，僅為下士。然此與見於詩及彝銘者多不合。

十月，皇父、御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豔妻、扇方處。

雲漢「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觀此二詩，趣馬與卿士冢宰及天子之妃豔妻，豔一作閭，乃皇父之

女，厲王之妃，皇父即金文之閭，皇父，閭若豔均閭之段借。竝列，其非賤吏可知。其見彝

銘者多為王近侍之臣，亦絕不低賤，即以上舉師兌，而

論受王之冊，錫甚隆，有秬鬯金車四馬，攸勒等，其所世之

師，蘇父，即共伯和，亦即司馬共，以司馬而兼領走馬，亦必

非賤吏也。此外大鼎有走馬雁，曰「王召走馬雁，命取鷁鷖

世匹，錫大，王不召校人而召走馬，命其取予，此其權限絕

非細小可比。又有休盤，文云「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

北鄉，王呼作冊尹錫休，玄衣蕭屯，赤芾朱黃，戈瑀威彤沙

駟必、廡旂、所錫與無車鼎、案盤同、絕非下士之命服。凡此均周官之文、所難契合者也。孫詒讓又云：

月令季秋說天子教田獵云、命七駟咸駕、注以七駟為即趣馬。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說同。蔡中郎集月令

問答云、問者曰、今曰七駟咸駕、今曰六駟、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各有駟、故知六

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馬。案見成十八年無言七

者、知當為六也。月令孔疏引皇氏則云、天子馬有六種、

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為七。案此經趣馬各掌其阜、無總主之人。至蔡引左成十八年傳六駟、則非天子之制。

彼杜注云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蔡杜皆

據此經而義互異恐皆不攝

此与上文具見周禮正義夏官叙官趣馬疏

余疑七駟或即六廢成校之六僕夫与一校人古者校人僕夫馭夫等盖均名走馬若駟猶大史內史之屬之均稱史大宰小宰宰夫內宰之屬之均稱宰也成十八年左傳之六駟亦即六廢僕夫程鄭為乘馬御者則校人合之亦為七駟唯天子之校有二即十有二閑諸侯則只一校即六閑月令之七駟僅就其一校而言也故余之意古校人亦名趣馬校人有左右故趣馬亦有左右必如是而後始与古器銘及古書諧合也

五邑走馬。五邑字亦見鄆殷。

薛十四新出石  
刻殘本有此器

王若曰：鄆昔先王既命汝作邑，藉五邑祝。

祝亦官名，而同繫以五邑字，義未詳。

### 十四 左右虎臣

師寰殷。今余肇命汝率齊市，具釐棘及左右虎臣征

淮夷。

虎臣見書顧命。偽孔傳云：虎臣，虎賁氏。詩常武：進厥虎

臣，闞如虓虎。鄭箋謂虎臣之將。周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

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孫



詒讓云「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者、卽宿衛虎士之長帥、書顧命所謂虎臣也。彼偽孔傳又謂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卽此下大夫也。案孫以意為說、然否所未敢必。特就金文所可攷見者、虎臣確為天子側近之武臣、其職有左有右也。所謂「下大夫二人者、或卽左右虎臣耶？」

虎臣之見於它器者如次：

毛公鼎「命汝藉鬯公族、雩參有鬯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無虫鼎「官鬯紅王道側虎臣。」

師晨鼎「世師俗司邑人佳小臣善夫守口官虎。」

十五 師氏

寧鼎「隗王伐東夷，濂公令寧鼎史，旃曰：「臣師氏，鼎有  
嗣後國，載伐，勝。」

今鼎「王大藉農于，謀田，錫」陽，王射，有嗣，鼎小子，師氏  
御射。

彖或曰：「王命，戣曰：「戲，淮夷，敢伐，內國，汝其，臣，成，周師，  
氏，戣于，苦，臣。」

毛公鼎「師氏，虎，臣。」

師氏之見於彝銘者，乃武職，在王之側近。是則師氏之

名蓋取諸師成也。周官屬師氏於司徒，其職文亦頗有異。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中去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與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案此文至「肱德教行教及」以教國子弟下十四字，乃視師氏為師保之師，居虎門之左云々及「凡祭祀」以下，則

又視師氏為師戍之師。文辭文義均不相水乳。卽此一職已可斷言周官一書塙曾經後人竄改也。

十六 善夫

大段「佳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盪振宮王呼吳師召大錫朝睽里。王命善夫廌曰朝睽曰余既錫大乃里。」

大鼎「佳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在盪振宮大呂畢友守。王饗醴。王呼善夫驪召大以畢友入攻。」  
師晨鼎「世師俗嗣邑人佳小臣善夫守口官虎鼎奠」

人善夫官守友。

大克鼎王呼尹氏冊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命女出內朕命。今余隹嚮稟乃命。

小克鼎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適正八官。

善夫周官作膳夫。天官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云々。鄭注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今以大段及大鼎按之。可知天子之善夫同時正不止一人。然膳夫之職除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而外無它事。而克鼎之善夫克則出納王命而適正八師則與宰夫之職

相應。孫詒讓云

膳夫。燕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  
食膳羞者。是也。胡匡衷云。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  
膳宰屠蒯。而檀弓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肺熊不  
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為  
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左  
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  
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膳宰皆由後  
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案胡說是也。  
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謂之太宰。亦与冢宰異。禮見周正

義天官序官膳夫疏所引胡說見儀禮釋官卷二十七葉膳宰項下。

胡孫二氏據舊籍以攷知膳夫膳宰宰夫之相混用誠確。然今以克鼎攷之則古之宰夫固已稱善夫矣。余謂宰夫膳夫古均名善夫而職有上下之別。後嫌名混遂析為二名。既析之新名與沿用已久之舊名輾轉相混故復稱膳宰若膳夫為宰夫也。

知宰夫古亦稱善夫而後詩十月篇與雲漢篇之膳夫方可說明。蓋二者均指宰夫而言其職本不低且參與國政故詩人責之。

十七、小輔 鼓鐘

師釐殷王若曰師釐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事既命汝受乃祖考嗣小輔。今余佳嚮稟乃命，汝嗣乃祖考舊官小輔，泉鼓鐘。

小輔官名，周官所無。吳大澂釋為少傅，說文古摛補近十四八五。是又鼓鐘与小輔對文，亦是官名。

大克鼎錫汝史小臣靈龠鼓鐘。

靈龠鼓鐘亦与史小臣為對，均是官名。靈龠殆周官之籥師鼓鐘鐘師也。



十八 里君

令彝、泉卿事寮、泉諸尹、泉里君、泉百工。

史頌殷、濶友、里君、百生、帥、羈、盪于成周。

里君之名舊所未見，王國維謂酒誥之「越百姓里居」即

里君之謠。

見國學論叢 王國維 紀念號 尚書講授記

至確。今案逸周書商誓篇

及太史比

友字

小史昔

晉字之謠 晉古友字

及百官里居獻民里居

亦里君之謠也。酒誥偽孔傳說里居為卿大夫致仕居田

里者，乃沿謠為說，自不足信。周官有里宰，然不言遂、鄗、縣

鄙而單言里，事亦不類，疑是都家公邑之長也。

十九 有司

散盤，矢人有鬲，眉田，薰且，散武父，西宮，覆，豆人，虞，  
矢，条貞，師氏，右，菁，小門，人，謫，原人，虞，葬，淮，鬲，工，虎，孝，鬲，豐，  
父，唯，人有，鬲，刑，巧，凡，十，又，五，夫，正，眉，矢，舍，散，田，鬲，土，  
寅，鬲，馬，翼，塵，甄，人，鬲，工，駮，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  
散，父，效，鬲，父，鬲，之，有，鬲，橐，州，稟，終，從，鬲，凡，散，有，鬲，十，夫，  
此銘所出，矢方有司，不足十五之數，後文言立誓，  
時有「矢俾薰且」，「罪旅誓之文，薰且」，下二字當係二  
人名。

凡官司之人統稱曰有司。此銘為最詳。咳。此銘所列舉  
有司名例，均先職後名。王國維說：「虞」乃「彙」云。虞彙皆官  
名，彙讀為麓。說文麓之古文作麓。左昭十九年傳：「山林衡  
鹿守之，鹿亦麓也。」乃貞人名。觀堂古金文  
攷釋散氏盤。準此，則鬲刑效  
等亦官名也。鬲古籛字，當即籛師。刑司刑效，殆校人。通凡  
銘中所見之官名，有田，有虞，有鹿，有師氏，有小門人，有司  
工，有籛師，有司徒，司馬，有宰，有小子，有校人，而統稱之曰  
有司。有司字之見於它器者頗多，不備舉。

与有司同例之語，有御事。尚書中多有之。彝銘僅大孟  
鼎一見而已。競，殷言，御史競。余初疑即御事。羅振玉亦釋為御事。今案彼乃內史屬之官名，与此有別。

二十、諸侯諸監

仲幾殷仲幾父史使幾史使于者諸侯者諸監用卒

賓饋作丁寶殷。

此銘殆言仲幾之父使幾使於諸侯諸監得其饋贈用

以作器祀祖也。又疑仲幾父為字史其職幾其名但名幾字幾古所罕見

諸監此器僅見。周初有三叔監殷餘所未聞。疑周滅殷之後凡殷時舊國歸順於周者均曾置監以監視之其詳則不可得而聞也。

又諸侯之制古亦有別余已有別文以詳論之茲不復

贅。

上述共二十項，乃彝銘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於周官者雖亦稍々有之，然其骨幹則大相違背。如是鐵證，斷難斥為鄉壁虛造。又所舉諸器之年代，大率起於周初，而逮於春秋中葉，其說之詳，具見大系，亦斷非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等說之所能規避。如是而尤可謂周官必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謂之迂誕而已。先儒或謂周公成書之後未嘗施行，鄭樵通志引孫處說或謂周官成于周初，其後除舊布新，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時移勢異，不可行。

者漸多其書遂廢。

四庫總目  
周禮序彙

均株守舊說而欲曲求圓通

然亦嘗思考其舊說之所自來耶。

由前舉馬融傳叙可知周公初制之說寔倡導于劉歆。且倡導于其末年。然周官書中竝未著作者姓氏。且亦無「周公若曰」之文。劉歆之說亦徒逞臆而已。且古人竝無專門著書立說之事。有之蓋自春秋末年以來。其前之古書乃歲月演進中所彙積而成者也。周官則有異于是。今攷其編制以天地四時配六官。官各六十職。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黃道周天之度數。是乃準據星曆智識之鈎心結構。絕非自然發生者可比。僅此已足知其書不能出于春

秋以前矣。

復次。古人竝無以天地對立之觀念。金文之在七國以前者。紀時之事亦無確徵。其以天地四時配六官之說始見于管子五行篇。今揭舉之如次：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此固周末學者承五行說盛行之流風而虛擬之傳說。以

託諸管子者也。大戴禮千乘篇亦言「司徒典春，司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託為哀公與孔子之問答。此則周末或漢初儒者之所為。今周官以冢宰配天，司徒配地，宗伯配春，司馬配夏，司寇配秋，司空配冬。三說雖小有出入，然其用意則同，且同為五行說之派演。是則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

準上，余謂周官一書，蓋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襲其師壽名從周之意，纂集遺聞佚志，參以己見而成一家言。其書蓋為未竣之業，故書與作者均不傳于世。知此，則其書自身之矛盾，與舊說之齟齬，均可無庸置辯。作者本無



心託之于周公，託之于周公者，乃劉歆所為，則其書中之制度自不能与周初相符，認為周初之實際而競々為之辯護者，乃學者偏蔽之過也。

周官既為劉歆所表彰，且由彼託之于周公，則其舊簡自不能保無竄亂割裂之事，蓋劉歆乃慣于作偽之名手也。家司馬職文与叙官互易，師氏職文顯有竄改，已如上述。司馬遷曾得見周官，其封禪書引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禮也。」此語見今春官大司樂職，而詳畧迥異，不知是否史遷撮述大意，抑係劉歆竄加，終莫能明也。

湯盤孔鼎之揚摧

一、湯之盤銘

禮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此銘在古代倫理思想史上佔有極重要之位置，自來學者視為天經地義，曾無人絲毫疑及者。

案此寔大有可疑。

第一、銘辭簡單，僅此九字，何以遽知為成湯之器？

第二、殷周古器傳世頗多，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

上曾無一例純作箴規語者。此銘何以全不相侔？

有此二疑。余謂銘之歸趨要不出二途。如非偽託。則必係前人之所誤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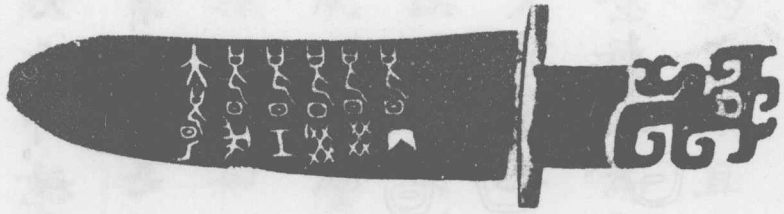
古銘之偽者多不可勝舉。凡古書中所載殷以前之銘文皆偽也。然此銘至簡。而語亦特奇。與它種偽銘未可同列而論。故余捨前說而取後說。即銘非偽託。乃出於誤讀也。其原銘當為

「兄日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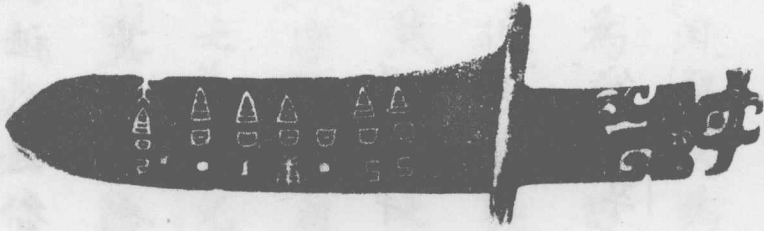
祖日辛

父日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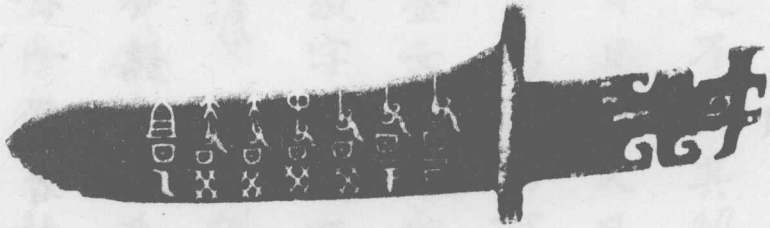
何以證之？曰：近年保定出古戈三具。(注二)今揭之於次。



大兄	兄	兄	兄	兄	兄
日乙	日戊	日壬	日癸	日癸	日丙



大祖	祖	祖	祖	祖	祖
日己	日丁	日乙	日庚	日丁	日己









祖	大父	大父	仲父	父	父
日乙	日癸	日癸	日癸	日癸	日辛

此三戈列銘兄祖父之名雖分列各器，然如第三器則祖父並列。視此則兄祖父之名同列於一器者自所應有。余謂此「湯之盤銘」卽其一例也。今依戈銘文例書之，當如圖。



銘蓋右行，先父次祖，次兄，讀者依後人習慣左行讀之，故成

今次。銘之上端當稍有泐損。形如圖中曲線所界。故又誤  
 兄為苟。誤且祖古文為日。誤父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傳會  
 其意。讀辛為新。故成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  
 父字缺上。与又形近。且字缺上。与日形近。均可無說。兄  
 之誤苟。亦因形近而然。苟字之見於金文者。如師虎殷之  
 苟。夙夕勿瀆廢。朕命。字作。用為敬。敬字頗多。所從苟字  
 大抵同此。如師虢殷之。傳兒鐘之。即其例。更有省  
 作苟者。如大孟鼎之。艾苟。籀德。瓘。又若苟乃正。政。大保  
 殷之克苟。亡遣。謹是也。鼎文作。殷文作。均苟之省  
 口作者。案乃象形之文。盖即狗之初字也。狗苟古本一字。

左氏襄十五年傳鄭人奪堵苟之妻釋文苟本作狗狗字  
後起苟寔象形口聲之字說文謂从艸句聲者乃沿偽形  
以為說也苟苟用為敬者敬之言警也自古用狗以警夜  
故卽假狗形以為敬知此更觀大孟鼎及大保殷苟字於  
兄字誤為苟之由可以恍悟矣。

視余以上之說明對於盤銘之疑始可冰釋揣其原器  
必甚古古之讀者既誤其字又依儒家倫理以傳會之則  
以盤為湯器自其所宜器已不存余說雖無從得究極之  
據證然器非作於湯銘非所謂苟日新云々者則存世數  
千具之古器均其鐵證也。

二、孔悝鼎銘

禮祭統載衛孔悝之鼎銘其文曰：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俗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此銘與今存世古彝銘文例大體相同，必錄自古器無



疑。惟其文字多經後人改易，如假當作各若，咎無射當作亡吳，稽首當作頤首，此金文常見之字也。即宮于宗周，句頗可疑。蓋金文通例稱鎬京為宗周，稱洛邑為成周，衛成公時鎬京已覆滅，且銘中所言明係洛邑，宗周字殆亦後人所改。

予女銘若句，鄭玄以銘字斷句，訓若為汝，言公命惺予汝先祖以銘，以尊顯之，汝繼汝父之事。案此解頗迂曲，蓋銘乃孔惺自銘，非衛公所錫予也。彝銘中君上錫作器者，以命服器物，以纂承其祖若考之事者，多至不可勝舉，絕無錫其祖若考以銘旌之例。鄭乃據後王典制以為臆說。

耳。余意銘當作名。金文中罕見。从金之銘字。邾公華鐘。慎為之名。元器其舊。正用名為銘。文當以若斷句。若者龜也。周禮春官卜師。北龜曰若。屬。尔。足。釋魚。龜右倪。不若。墨子耕柱篇。卜于白若之龜。卽此若字義。予。女。名。若。猶言。舍爾靈龜也。舍亦猶予。古人以龜為寶。故以龜為錫。

鄭注之尤迂曲者。乃其解對揚以辟之勤大命句。

鄭云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

今案此解寔大謬。彝銘恆語。每言對揚王休。或對揚天子不顯休命。其稍冗贅者。則有如叔夷鐘之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此卽其同例語也。勤當為堇。讀為瑾。凡金文

勤瑾觀等字均作堇。對揚猶言答揚。以辟者台辟也。朕辟也。凡金文以字作臣若台，無作以者。以蓋本作台，尔足「台我也」，又「辟君也」，即此「以辟之義」。金文中用台為我義者亦有一二例，但多用辟若句以代之，亦有假用怡字者。

用台之例：

「甬<sub>祇</sub>敬禱祀休台馬齋皇母。」  
邠侯尊彝。

「口焦金壹鼓永詠台馬母。」  
同上。

用辟之例：

「用鬯匹辟辟敏揚畢光刺烈。」  
晉姜鼎。

「鑄辟鉢鐘二錯。」  
邾公姪鐘。

「汝敬共辭命……余命汝嗣辭釐邑。」叔夷鐘。

「業萬至於辭孫子，勿或俞改。」齊子仲姜罇。

用勺之例。

「用高且孝于勺皇祖文考。」齊鞞氏鐘。

「余恁勺心，祉□余德。」王孫鐘。

「余且行勺師，余以政整勺徒。」南疆鉦。

用怡之例。

「永保怡身，子孫□寶。」郟王義楚鐺。

凡此等字均用為第一人稱代名詞之領格，猶言「我之」。勺與辭為一字，如兮甲盤「政嗣成周四方責字作勺，是知

从予从予字本無別。勺當卽後來以字所从出，蓋誤予為人。容庚周金文中所見代名詞釋例燕京學報第六期於此等

字均闕舉。又其金文編於辟字下注云，辟从台，誼與其同。

相差尚有一間。

大孟鼎若敬乃正若乃第二人稱代名詞用為主格容亦闕舉

準上可知孔悝鼎之「以辟決為台辟無疑。其字或本作勺。錄書者以後起之以字易之也。然尤有可注意者一事。卽凡用台辟勺怡等字為代名詞之銘文均東遷以後之器。是則魚部之余吾轉為之部之台辟勺怡者乃春秋時代及其後之音變。後世所用之己字亦同此音變。而尚書湯誓乃有「台小子」之稱且用為主格。史記殷本紀所引者

亦同此作。卽此可以斷知湯誓全文為春秋戰國時人所  
偽託矣。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夜作)

〔附注〕

此三戈舊稱「商句兵」上虞羅氏藏器。夢鄣卅堂吉金  
圖及周金文存均有箸彙。時之是否屬商無由遽定。  
因西周猶有以日為名之習。器之為戈則可斷言。古  
戈無胡(彝銘中戈形文可證)繼進而後有胡。繼進而於  
內端賦刃。戟則於戈秘之上端著刺者也。其初刺與  
戟身分離。秘朽則析而為二(考工記冶氏「與刺重三

錚可證。其後刺與戟身合而為一（漢戟之傳世及見於壁畫者可證）。清程瑤田著治氏為戟考（見通藝錄）及皇清經解五三九初擬戟圖為十字形。因閱十年無古物可證，遂更以戈內之有刃者為戟。近人均視為定說。余已著說戟一文以辨之（見殷周銘文研究）。某君於余說橫加詆斥，以近出大良造鞅戟內端有刃為說。然余之所爭在柶端有刺，鞅戟雖刃內無由遽斷其柶端之必無刺。又新出射戟呈十字形，與程氏舊圖相符，足證其舊說之長於新說，亦足證余說之非妄矣。

謚法之起源

逸周書有謚法解，謂謚法起於周初，為周公旦、太公望所制，自來學者宗之。然此乃偽託也。謚法之不起於周初，王氏國維於所著通敦跋 遺書本觀堂集林卷十八，又敦字當作段 中已揭其覆。

通段

周金文存卷三、四。銘云

「隹唯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蕞京 豐京，乎呼漚于大池。  
王鄉酉饗酒，通御亡遣 無遣。穆王親錫通 爵。通



拜首手頤稽首敢對揚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樽彝其孫子子永寶。

王跋云：

「此敦稱穆王者三余謂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何以生稱穆王？曰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也。」

王氏所据古器除此通段外尚有獻侯鼎王誤作尊及考古

圖所載載段博古圖所載敵段。

獻侯鼎寶蓋樓第八葉銘云：

唯成王大森在宗周賈賞獻侯鬯貝用作丁侯宗彝。

天龜。王跋「賈上誤衍一」王字，又「宗彝」誤作「寶尊彝」今依原銘。

此生稱成王。

載段。考古圖卷三十二銘云：

「佳正月乙巳，王各格于大室，穆公入右，載立中廷，北

鄉嚮。

敵段。考古圖卷三十六三九銘云：

「佳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敵告禽，

職百訊卅。」

此皆生稱穆公武公。

王氏即據以上四器為之斷語曰：

是周初天子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諸帝之有尊號矣。然則謚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乎？

王氏所據之資料有限，而如載殷與啟殷均未知其當屬於何世，故其所得之新說，僅能或之。於謚法興起之時期，亦未能下肯定語，然已足自來周初說之偽矣。

余之所見有進於是者。蓋謚法之興，不僅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直當在春秋之中葉以後也。今試舉其例證如次。

第一器在穆王以前者，除獻侯鼎外，尚有昭王時代之

宗周鐘。

周金文存卷一補遺

為王氏所遺。其銘前半云：

「王肇適省文武，董勤疆土。南國及孽，敢陷虐我土。王

辜伐其至，戮伐昏都。及孽，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

夷具見，廿又六邦。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

有成亡競。我隹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

銘中之邵王，即康王之子昭王瑕也。下文「邵各不顯祖

考先王，邵各即昭格。昭乃後起字，金文所未見。刺鼎「王帝

禘，用牲于大室，帝

假為禘

邵王。

周金文存卷二廿八

亦同此作。又本鐘

乃昭王所自作器，銘末有「既其萬年，暖保四國」二語，既乃

昭王自紀其名，其字當从害聲，蓋卽瑕之本字也。

第二器之在穆王以後者：

甲趙曹鼎第二器

周金文存二、廿七  
集古遺文三、廿一

「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在周新宮，王射

于射盧。盧，史趙錫弓矢于盧。十及趙曹敢拜頤

首，對揚天子休，用作寶鼎，用鄉饗。朋友。

銘中之龔王，卽穆王之子恭王繫扈也。龔字周金文存

本拓不精，前人均未注意。余諦審之，則分明作龔，與金文  
其它龔字無別。近見集古遺文摹印本，亦正作龔，足證

余見之不孤。凡金文恭字均作龔，大克鼎、肆克龔保卣、辟龔王、諫辭續叙王家、上龔保卣、恭保、下龔王亦卽恭王。恭王在位年限，史記周本紀無記，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皇極經世等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日本新城新藏博士初著周初之年代，採取十二年說，後著上代金文之研究，又改訂為十年。今據此器，則恭王明明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故有此器，不僅可以證知恭王時尚無謚法，於向來長術亦提出

一堅決之反證。周初之年代尚須得另作一番推算也。

乙. 匡卣

「匡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盧，作象舞，匡甫。」撫象繅

二。王曰休。匡拜手頷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文考。

日丁寶彝。其孫々子々永寶用。

此器初著錄於攷古錄。卷三之一 第三二葉題作匡簋。周金文存

卷三補遺亦錄為簋，後又收入卣屬。卷四 第八四葉編者鄒安題

云「此器前以有匡字，誤列簋補遺內，今據此舊拓，知匡為

「人」名，乃卣也。」卣屬目錄，於匡卣下注「嘉興姚氏」四字，即藏


器之家。器之藏家既可徵，則鄙說殆信。古器銘筐簠字通



用，筐省作匡，吳式芬蓋亦混於匡字而誤入簠耳。惟三拓文字互

有顯晦處，宜參照。

銘中之懿王，即恭王之子懿王堅也。懿字原銘作，據

古未釋。孫詒讓云：疑當為嗣之異文。古籀餘論三卷七葉余案孫說

非是。單伯鐘「懿德」字作，據古從古憲齋周金文存均有箸象「禾段」皇母懿

龔孟姬字作，用金文存三一〇九均从省，恣省聲。此更省心作

耳。新出沈子段「懿父迺是子」字作，亦有心作，与此同。此

久之作者，錄冗文，猶觀之，或作。毛公孫鼎文也。

「象舞」二字原作，據古上字釋為下字未釋。孫釋為



器。案古為字作象，从爪象，此僅一象形，不从爪，非為字也。  
第二字乃象人手舞足蹈之形，亦絕非器。攷古文舞字本  
即作無。作冊般戲，王圓夷方，隸攷，即象一人垂鞭或羽而  
舞之形。稍後則變作隸。若隸，毛公用為壘字，而与舞  
字分化。小篆舞作隸，案此乃於人形大字脚下賦以足形  
耳。与壘字寔無以異。此銘从舛作，与小篆同，特省林而已。  
象隸二字原作隸，隸，第二字稍泐，據古亦未釋。孫釋為  
槃。首字非為，与上同。次字左旁所从者以上二象字例之  
亦象字，不得為舟。右旁乃隸之泐文，隸古樂字。此字从象  
从樂，當即樂之繇文。以樂乃象樂，故从象作隸，猶文王武

王為先王，而文武字或从王作玃。大孟鼎也。

非伯殷

象舞，象樂者。禮記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又呂氏仲夏紀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章注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此言在射廬作象舞，與內則符。言甫撫象樂二，蓋象樂有三章，匡撫其二章也。

故有此器，可知懿王時仍無謚法。並可知象舞之舉行在射廬，其性質場是武舞。而舞象舞之時則撫象樂。此又古禮所闕佚者矣。

丙、齊侯鐘第五

此据薛氏款識卷八博古圖廿二作齊侯鐘三

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餒公之女寧生叔

夷

舊釋叔及

是僻于齊侯之所。是小心聳濟靈力若虎董

勞其政事有共于趙武靈公之所。趙武靈公錫卒吉

金

此兩言「趙武靈公」孫詒讓謂即齊靈公言「趙武者嘉美

之稱猶國語楚語載衛人稱衛武公為睿聖武公

古籀拾遺上十

六葉今案此說至確。陳侯因脊鐔亦稱其父桓公午為孝武

趙公。準此可知齊靈公生時已稱靈。至齊靈公時亦尚無

所謂謚法。然孫氏別有說謂銘首五月戊寅疑即齊靈公

二十八年之五月望日。是月壬辰晦，靈公卒。蓋叔及棠當甫受命而公即卒。此說雖若可通，然僅能存疑而已。蓋依曆朔，靈公自中年以後（假定以十五年伐萊之歲為中年，當於魯襄公六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之五月均可以有戊寅，固不必限於二十八年之五月望日也。而靈公之為生號，尚有它證。

丁、廉壺

金文辭大系  
插圖十三

廉，其吉金以鑄其壺。齊三軍圍□，冉子執鼓。廉大  
門之。門乃犯門斬關之意。用傳習見。執者諸獻于靈公之所。公

曰甬，商賞之。臣〔王〕嗣衣裘車馬。

此壺卽西清續鑑甲編第十六卷第九葉之周齊侯鍾。原銘環列

於壺面，右行，共二十七行，行各七字（重文除外）。兩耳後加，  
掩去字數不少。可屬讀者僅此一小段，却為續鑑所刪。蓋  
銘本右行者，誤為左行，又誤將首行與尾行相接，以致不  
能成讀。原摹者遂信手刪之也。案此乃有韻之文，壺鼓者  
所馬為韻，除此以外絕無第二種讀法。此下尚有二小段  
文字，同一筆調。第二段獻于□公之所，公上一字適闕。第  
三段亦半泐，然諦首，仍是靈字。靈自靈之異文，以示靈聲  
與从巫靈聲同意。小篆靈一作靈，許慎以為从王，案卜辭

示或作工若工。殷虛書契編卷一葉一前恐此仍从示作之變也。然事

尤有可推論者。左氏傳中有次揭一事。襄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恡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寔寔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彌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々。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案此乃出於偽托。楚共王三十一年是年卒當齊靈公二

十二年。其時靈公猶生而稱靈。而此已以靈厲為謚。且為惡謚。斷無是理。謚之有惡謚。其事已足證謚法之偽。蓋古之為人臣者。無是權力以詛咒其君主也。古代字少。故例多假借。而義多引伸。因之一字數義。即相反之義亦往往而有。例以厲言。說文云。厲。旱石也。从厂。此即厲之本義。段玉裁云。旱石者。剛於柔石者也。禹貢。厲砥砮丹。大雅。取厲取鍛。引伸之義為作也。見釋詁。又危也。見大雅。民勞傳。虞注周易。又烈也。見招魂。王注。俗以義異。其形。凡砥厲字。

作厲。凡勉厲字作勵。惟嚴厲字作厲。而古引伸假借之法  
隱矣。凡經傳中有訓為惡。訓為病。訓為鬼者。謂厲卽厲之  
假借也。訓為遮列者。謂厲卽迺之假借也。周禮之厲禁是  
也。有訓為涉水者。謂厲卽瀾之假借。如詩深則厲是也。有  
訓為帶之垂者。如都人士垂帶而厲。傳謂厲卽烈之假借  
也。烈餘也。凡此已可云紛拏而義之出於引伸者。又為高  
為上。為奮為起。其出於假借者。又為利。為賴。參看經籍纂  
詁去聲八霽  
然而厲之本義無善無惡。其引伸之義多為善美之詞。其  
假借為厲者。始含惡意也。古之王侯多以厲為名號者。乃  
取其善美之義。特因周厲無道而竄死。於是字因人而惡。



偽創謚法者乃以假借之義傳會之而為惡謚耳。靈為惡謚亦同此解。靈之稱始於晉靈公。當魯文七年。十四載而為趙穿所弑。未幾有陳靈公。當魯文十四年。十五載而為夏徵舒所弑。又未幾有鄭靈公。當魯宣四年。不一載而為公子歸生所弑。此三君者年相逮。號相同。不幸而同遭弑禍。於是靈字遂亦不幸而含凶咎之意矣。然自三靈而後靈之號猶相繼不絕。除此齊靈公而外。周有靈王。蔡有靈侯。楚有靈王。衛有靈公。逮於戰國。則秦有靈公。趙有武靈王。靈之號不盡惡。靈為惡謚。蓋在衛靈以後。衛靈無道。為儒者所深忌。故偽為楚共王遺囑者以靈厲並稱也。

戊、洹子孟姜壺

出處詳見大系索引

齊侯女器希聖其段

舅

齊侯既濟

濟

洹子孟姜

喪其人民都邑董

謹宴無舞

用從

爾大樂用鑄爾

差銅

鍾

用御天子之吏

使

洹子孟姜用氣

乞嘉命用

斲

祈

眉壽萬年無疆御爾事

此壺二器出世已久，前人於首句未得其解（一器奪女。

字，故於全銘均未得其解。今余得識「聖」下一字為「段」，讀

為舅，而後銘意始謀然。余已別有詳考以專論之。

見段周青銅器

銘文研究

今僅撮言其大畧。蓋所喪者乃陳桓子之父陳文子。

齊侯卽齊靈公之子莊公。其女名罍，號孟姜，為桓子之妻。  
桓子之父自孟姜而言則為舅，故曰「喪其舅」。又曰「桓子孟  
姜喪」。桓子孟姜喪者，桓子孟姜之親喪也。孫詒讓以「喪為  
就」字，謂所喪者為孟姜。孟姜之喪將畢。古摛餘論三四一然銘末  
明言「桓子孟姜用氣嘉命，用禱眉壽，則桓子與孟姜分明  
健在，可知孫說非是。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田文子事齊莊  
公。……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  
有寵。」本銘載齊侯女孟姜為桓子妻，正其甚有寵之明證。  
銘所記者乃文子死後，齊侯請命於天子，冊桓子為卿。此  
事當在齊莊公五年或六年。蓋文子於三年秋猶諫齊侯。

之厚禮。樂盈則文子之死當在是年或翌年。齊莊公六年夏五月為崔杼所弑，則桓子之為卿當在五年與六年之間也。齊莊六年當魯襄二十五年，其時孔子方四歲，而湏子已生，稱湏足證在春秋中葉以後，猶無所謂謚法也。

以上在穆王以後者，凡五器，其時代均甚明晰，足證謚法之興不僅當在宗周恭懿諸王以後，且直當在春秋之中葉以後。王氏所舉敵殷與禹鼎，舊稱穆公鼎同時禹鼎亦云武公令我率公朱車百乘，二器乃同是夷王時器，余於兩周金文辭大系中已證之。載殷雖未能明定其年代，然觀

其文辭體例大抵亦當在夷厲之世。此時代之器銘而生稱武公穆公固其所宜矣。

據證之見於古器物中者已如上述。至其見於典籍中者尤舉不勝舉。如尚書酒誥王若曰古本作成王若曰。顧命越翌日乙丑王崩古本作成王崩。又如孟子書中孟子見梁惠王。孟子見梁襄王等。前人或以為後衆書者所加。或以為諸王沒後之追述。蓋皆為謚法舊聞所囿。未必盡然也。惟此等典籍上之資料亦難引為究極之證明。蓋已傳世過久。寔無從斷言其必無後人之改竄也。然亦有

一二事饒有可推闡之價值者，今附論之於次。

左氏宣十二年傳載楚莊王語云：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語在今周頌時邁篇中。又國語周語祭公謀父引此詩，稱為周文公之頌。韋注：文公周公旦之謚，此固臆說。疑文公卽文王未受命以前之稱號，要与武王克商作頌之說不合。蓋傳聞異辭，古人各据所聞以為說耳。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此語在今周頌武篇中。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

此語在今周頌賚篇中。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此語在今周頌桓篇中。

凡此所稱，與今詩次第不合，足證今之周頌乃是斷簡殘篇，事固當作別論。於此所欲論列者，如今詩武篇中有「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又有「嗣武受之，勝殷遏劉」，桓篇亦言「桓桓武王，凡有此稱號之詩，而楚莊王均以為武王所作，足徵魯宣楚莊時代之世說，並未以文武為謚也。」

其次為呂氏春秋古樂篇之一節：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此以大雅文王篇為周公所作，且作於文王在生之時。而文王已稱文王。案今詩第六章有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呂氏之說殆不足信。然足見與呂不韋同時代之學者尚絲毫未疑及文王之當為謚，即未絲毫疑及謚法之當作於周初也。



準上余疑謚法之興當在戰國時代其時學者慣喜托古作偽。逸周書卽一偽托之結晶。謚法解其結晶之一分子也。細索其文之構成乃摭拾前代君號而以其人其事為傳會。一字數解者因同號之君不一而尤以惡謚為無理。幽厲靈夷愍煬荒躁均有善義。它如哀可讀愛悼可讀卓亦未必追思也。殤之一字或是追號然不足以云謚矣。又周末二王為慎靚為報而謚法解無靚報二字則是該文蓋作於慎靚以前矣。

諱不始於周人辨

自來說者謂諱制始于周。

左氏桓六年傳申繻對問名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國語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言諱者蓋以此二事為最古。然此寔有可疑。古稱司徒為鬮土，司空為鬮工。晉僖公之名如為司徒，宋武公之名如為司空，則可存鬮土鬮工之古名。蓋古者不諱嫌名也。至晉之司徒之官，宋之司空之官，亦非必因諱而廢。蓋宗周之官制入後，多為列國所改廢。廢之者不僅晉宋，被廢者不僅司徒司空。說諱者偶因有僖武之名而巧為之傳會耳。具教二山之說，內外傳如聲之應響，尤屬可疑。蓋古既嫌名不諱，則具教二山儘可用同音之字代之。況古者字每通假，地名尤多任意，何遽能因諱而廢二山之名耶？左氏內外傳本屬有疑問之書，此言諱二則尤屬不可信。

書金縢爾惟元孫某，偽孔傳云：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案金縢一篇亦屬疑問之作，而此語見於史記魯周公世家者，則正作「惟爾元孫王發」。書之作某，乃後人所改，偽孔所云自屬子虛矣。案偽孔寔祖鄭玄書疏引鄭玄云：諱之者成王讀之也。

再以古器證之。

今彝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士寮。

鬲自佳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鬲鬲。見。

明保即魯公伯禽，蓋其初食邑于畿內之明邑，故号明保其名也。今彝之令與鬲自之鬲均明公臣屬，而均直稱其名。又魯頌閟宮言「保彼東方，保有鳧繹，眉壽保魯，均稱

其祖名而不諱。

新出沈子殷，乃魯煬公時器，其銘云：克成安，吾考。臣于顯，受命。臣即魯煬公名之。熙若怡，沈子乃煬公之壻。是臣不諱其君名，壻不諱其外舅名也。

古者謂殷人生子以日為名，今攷此習猶存于周之中葉。就大系中所列諸器揭之如下：

令彝，用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

鬲，用作父乙寶，尊彝。

罍，用作文考癸寶，尊器。

御，用作父戊寶，尊彝。

宅殷「用作乙公薄彝。」

南宮中鼎「彝父乙尊。」

厚趯鼎「趯用作夙文考父宰寶薄彝。」

臣辰盃「用作父癸寶薄彝。」

作冊大鼎「用作祖丁寶薄彝。」

右成王時器。

通殷「用作文考父乙薄彝。」

君夫殷「用作文父丁彝。」

取尊「用作父乙寶旅彝。」

稷卣「用作文考日乙寶薄彝。」

彙成卣「用作文考乙公寶罍彝」。

彙殷「用作文祖辛公寶鼎彝」。

競卣「用作父乙寶罍彝」。

競殷「用作父乙寶罍彝」。

右穆王時器。

師虎殷「用作朕刺考日庚罍殷」。

右恭王時器。

匡卣「用作文考日丁寶彝」。

右懿王時器。

大鼎「用作朕刺考己伯孟鼎」。

師酉段「用作朕文考乙伯究姬薄段」。

史懋壺「用作父丁寶壺」。

右孝王時器。

師毀段「用作朕文考乙仲將段」。

師晨鼎「用作朕文祖辛公薄鼎」。

鬲从盥「鬲从作朕皇祖丁公文考惠公盥」。

右夷王時器。

師匄段「用作朕刺祖乙伯妣乙姬寶段」。

休盤「用作朕文考日丁薄般」。

右宣王時器。



舉凡上列諸器均其年代之可以攷定者足證由周初而宣世以日為名之習猶存。而其子孫為其祖若父作祭器者均直稱其名而不諱。以日為名之習殆自東遷而後始見絕跡。前人未深考。每見彝銘中有以日為名者即以為商器。今足知其妄矣。

史記懿王名囂而夷王時器之不嬰。殷言弗且我車函于囂。宣王時代之毛公鼎言囿湛于囂。又弗以乃辟函于囂。同時代之師匄殷亦見後語。孝王名辟方而厲王時代之大克鼎既言龔保辟。又言暖尹三方。毛公鼎言畧辭。辟。弗且乃辟函于囂。又言翻々三方。上下若否寧四方。命汝亟一方。師匄。勞董辟。臨保我有周寧三方。懿王

之名，索隱引世本作堅，雖未判孰正孰假，然孝王之名無異說也。此所舉者乃二名同見于一器之例，其二名之單見一字者，準不偏諱之例，尚在所除外，而同見者已有三器，是二名俱不諱也。

再徵之列國之器。

吳者滅鐘，攻麇王皮難之子者滅。

越姑馮句鑼，姑馮昏同之子。

徐沈兒鐘，邾王庚之怒子沈兒。

徐儔兒鐘，余迭斯于之孫，余幽恪之元子。

盧大史申鼎，鄒安之孫，詹大史申。

楚中子化盤中楚簡王名子化用保楚王用征杞

許子璋鐘羣孫斯子子璋

邾公鈺鐘陸躡之孫邾公鈺

凡此均直稱其祖若父之名，生死俱不諱。傳兒鐘又言余義楚之良臣，義楚即徐王義楚，錡之徐王亦即左氏昭六年傳徐儀楚聘于楚之儀楚，臣屬亦直稱其王之名而不諱。

以上諸國器猶可諉云蠻夷之邦，與中原不同俗，然如齊之叔夷鐘乃中原之器也。該鐘銘已明言作于齊靈公時，齊靈公之祖德公名元，而鐘銘言作福元孫。

又子仲姜鑄亦是齊器，銘言鞞叔之孫濟仲之子鞞，言用高用孝于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濟仲，皇母又言鞞叔，又成裝于齊邦，是則又成乃鞞之祖，鞞叔其字，惠叔其号。是則齊國之命卿，与齊室世為婚姻者，于其嫡祖之名亦不諱也。

最近出世之鷹羌鐘乃韓列侯時器，銘言辟，鞞宗，鞞，余謂即列侯名。史記稱列侯名取取乃鞞之壞字。說詳下專釋是則戰國初年姬姓國之陪臣猶直稱其君而不諱也。

\* \* \*  
統上諸證，余可得一結論曰：諱不始于周人。

由此結論更可得一斷案，即避諱之事始于秦。陳垣史

諱舉例 燕京學報 第四期 首標「避諱改字例」云

「改字之例顯于秦。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使將伐荆，正義曰：秦號楚為荆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

案此說不確。古彝器中已多稱楚為荆，稱荆不自秦始，未可言諱也。

「秦楚之際月表端月注索隱曰：秦諱正，謂之端。琅琊臺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

案此二條至確。

然史記李斯傳趙高詐為始皇書賜公子扶蘇有曰  
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是不諱正。

案所詐者乃秦始皇帝之手書于己名自無庸諱。當諱  
不諱正詐譌者之苦心所存非不諱正也。

李斯獄中上二世書有曰北逐胡貉是不諱胡。

案此乃二名不偏諱之例。二世名胡亥故可不諱胡也。  
要之諱實始于秦祖龍諱正改端。二世不偏諱二名。

〔竟〕

彝銘名字解詁

昔高郵王氏引之著春秋名字解詁，叙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訓，莫著於此。觸類而引伸之，學者之事也。今師其遺意，就彝銘名字以求之，得其可解者，凡世有餘事，所獲雖無多，然於王氏所定之義類，則五體咸備。還字遽伯，所謂「同訓也」。單字君，羣叔，所謂「對文也」。李字真，生字伯，鞠，所謂「連

賴也。穀，穀字伯玉，取字虎，所謂指實也。貧字公質，舟字伯  
 存，所謂辨物也。至其六例，則稍有出入。一之，通作其，例頗  
 多，如刑之為荆，向之為蚺，靈之為靈，君之為羣者，是已。二  
 之，辨謔，非彝銘所有事。三之，合聲，四之，轉語，均所未見。五  
 之，發聲，於仲斯大，它之斯，庶幾近之。六之，竝稱，則所在皆  
 是。孔氏穎達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文十一年  
左傳正義  
 今就彝銘考之，正無一不然，足證其說之不易矣。

兮伯吉父甲

兮甲盤，王初各伐厥執于罍慮兮，田從王折首執訊，王



錫兮田馬四匹駒車。王令田政。蘇成周四方賚至于南淮

夷。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無疆。着象詳見大系索引。以下未特標出處者同此。

王國維云兮田者人名。田字縱橫二筆不與邊相接。與

田字迥殊。殷虛卜辭有此字。余定為甲字。案即上甲之甲字作田見

王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此亦甲字也。甲者日之始。故其字曰

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名月朔為月吉。以月之首八日

為初吉。是其證也。觀堂別集補遺第十四葉兮甲盤跋

### 蘇公子癸父甲

蘇公子段。蘇公子癸父甲作樽段。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

永寶用高。

此蘇之公子名甲字癸父，與鄭石癸字甲父同例。取十  
幹相配。王引之云：「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剛日也。名癸  
字甲者，取木生於水，又剛柔相濟也。」案此解當以在鄭  
石癸或此蘇公子甲之前，已有日辰配五行生勝說之  
事為前提，然否尚未敢必。又羅振玉謂此段文「當是鮒  
公子癸作父甲尊段文倒爾」。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五第二十九葉此則深  
有未審。王國維全集本國朝金文著錄表中亦著此說，  
然為其雪堂叢刊本之舊表所無，案乃羅氏所增益也。  
羅氏子福頤新表後記云：「家大人勘定此書，於稱名未

當者悉為改正。惜如此等增說未加案文以別之耳。

### 安伯真壺

安伯真壺。安伯真壺作旅壺。其永寶用。貞七  
廿八

真壺二國名。真有真公匜。蘇二十九又貧鼎云。叔氏使貧安

真伯貞七  
廿八師寰。設云。今余肇命女率齊而真。整棘及左

右虎臣征淮夷。見大系  
索引壺。杞之異。出土於山東之杞伯

每川諸器。字均作壺。名杞字伯真。猶陳公子楚字子宋。

見元和姓纂王引  
之云蓋出世本

邾大宰欂子刑

邾大宰簋佳正月初吉。龜大宰欂子刑鑄其饒。匡。下畧

欂，叢之絲文。刑，卽型之異。此假為荆。說文艸部，荆，楚木

也。又林部，楚，叢木，一名荆也。此邾之大宰名荆，故字叢

子。子在字下者，左傳有梁餘子養。閔二年王引之云，餘子

猶言子餘也。冉求字有，而哀十一年傳謂之有子。有子

猶言子有也。廣韻及元和姓纂以梁餘為複姓，非也。

又宋華家字世子。咸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王云，世子當作子

世。子世字也。家名也。今案準餘子之例，則世子亦猶子

世矣。

叔邦父鬯

鬯，王曰鬯，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鬯拜頤首，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寶鬯。叔邦父叔姑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銘上言鬯，下言叔邦父，一名一字也。鬯字舊釋寅案

非寅字

兩鬯軒卷七第十九葉所著象之「真兩」(周金文存卷二亦著象之)「壬寅」字如是作者，即仿此所

偽刻卜辭屢見「倻」字，如新獲卜辭寫本第二百六十片「其止」作「倻」

于咎咎 允止 咎咎 余謂乃丘圍之異說文 堃古文止

此卮字从口，与从土同意也。卮當从口未聲，与圓之从口韋聲者同。堡字在此，以文義推之，當是城塞之意，盖卽塞之古文，从土侷聲也。侷塞乃之蒸對轉。壘从畀作，畀之餘文也。釋畀為塞，与字之邦父正相應。

### 伯家父都

伯家父段，佳伯家父部，廼用吉金，自作寶段。下畧，四三。

部字舊未釋，案乃都字之異。洹子孟姜壺，其人民都邑字如是作。周禮屢以邦國都家縣鄙連文，其官叙則都宗人与家宗人相接，都司馬与家司馬相接，都士与家

士相接。又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置地，方士掌都家，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鄭注謂都為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為大夫之采地。都家連類，故名都字伯家也。

### 番匱生

番匱生壺，佳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匱生鑄贖壺，用贖昏元子孟妃。 下畧貞七，廿二。

此与番生段乃一人之器，即厲王時之司徒番，說詳大系。 第百四十三葉 生乃司徒番之名，匱其字。匱讀為鞠育之鞠。

爾雅釋言「鞠生也」故名生字鞠。


### 鑄子叔黑臣

鑄子鼎。鑄子叔黑臣肇作寶鼎，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鑄國名。王國維云「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

注云「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封黃帝之後於

鑄。觀堂集林「十」此鑄國之君名。臣字叔黑。臣者頤之初

字象形，古文作，象重領而上有須也。須之色黑，故名

臣而字叔黑。



伯孝敬

伯孝盥。伯孝。𦉰。鑄旅盥。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周三百六十一葉

此乃蓋文。器文永字在其字上。𦉰作𦉰。此字舊或釋封。案當是數字。讀為凱若豈。說文無凱字。豈下注云。還師振旅樂也。从豆微省聲。是与凱為一字。凱亦正从微省。特省亦有籛簡耳。邶詩有凱風。傳云。南風曰凱風。樂夏之長養。是凱有樂義。亦有養義。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又孝子之事親也。生則養。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釋名釋言語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

也。是孝有養義，亦有樂義。故名數而字伯孝。又案凱風之詩，序云

「美孝子也」則凱与孝尤切。然詩序晚出，故未敢遽据。

### 孫叔多父

師趙父段，師趙父孫，孫叔多父，作孟姜尊段。下畧。周三。六三。

案此師趙父之孫，名多父，字孫叔，履叔多父，盤百子千

孫，郗，醜，尹，鉦，葉，萬子孫。古人於名下亦有係以父者，如

正考父，名考父，見昭七年左傳；陳金父，字仲爾，見唐書

宰相世系表。

嘉仲者友

嘉仲盃

嘉仲者

友用其吉金自作盃

下畧 辭卷十五

案此作器者乃名友字仲諸以嘉為氏解作諸友名嘉仲字亦可名諸友猶齊襄公之名諸兒也然斷非嘉仲之諸友以其明言自作盃也諸友嘉賓古人恆語

伯索史

伯索史盃伯索史作季姜寶盃其萬年子孫永用

辭卷十六

索通索左氏昭十二年傳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邱。墳典索邱均史也。故名史字伯索。

### 伯武史

伯武史彝。伯武史作尊彝。萬年其永寶用。據二之一六七

論語雖也。文勝質則史。史文事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故字伯武。

### 大師鐘伯侵

鐘伯侵鼎。佳正月初吉己亥。大市鐘伯侵。自作石泚。其子

孫々永寶用之。周四二二。鄭三一八。

案此作器者乃名侵字鐘伯。鐘非氏，如鐘為氏，則當在大師之上。國語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侵，伐之掬者。公羊莊十年傳，掬者曰侵，精者曰伐。故名侵字鐘伯。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乃劉歆所竄入也。凡左氏言凡及解經之語，均非左氏春秋本文。故左語不足以證余說之非，而本器則適足以證左語之偽。

### 曾師季栝

曾師季栝，曾師季栝作寶槃，用孝用高。下畧薛十六  
栝讀為多，師衆也。又戰功曰多。周官司師作師旅解，名

与字亦相應。

### 紫君叔單

單鼎，隹黃孫子紫君叔單自作鼎，其萬年無疆。下畧

此作器者乃名黃者之孫，紫其氏，古人以王父字為氏，則紫乃黃之字也。君叔其字，單其名，君假為羣，羣單為對文，紫黃為連類。

### 邾造遣

邾造遣鼎，邾邈邈作寶鼎，子孫用高。貞二四五

造與邀一字一名也。存世有邾造鼎。文曰邾造作姬。

朕羞鼎其萬年子子孫子永寶用。周金文存卷二補遺有邾遣段

文曰邾邀作寶段用追孝其父母用錫眉壽子子孫子

永寶用高。同卷三第十九葉又有邾邀盤。同卷四第十葉文與段大同

小異。用知造邀乃名字竝舉。造乃造之餘文。邀當是遣

之異。遣縱也。送也。造詣也。適也。名與字正相應。

### 般仲宋

般仲盤。在般仲宋作其盤。其萬年眉壽無疆。下畧。攔二二三。

宋讀為送。般般桓。送人者般桓而不能進也。

長湯伯達

長湯伯匹，長湯伯達作匹，永用之。一、六、七

長氏，湯伯字，達名。湯讀為論語述而「君子坦蕩」之蕩。

魯論正讀蕩為湯。蕩，平易也。達通達也，平易通達義。

相應。又湯与唐通。殷王成湯，叔夷鐘作成唐，唐大也，達

亦大也。二者必居一焉。

遽伯還

遽伯彝，遽伯還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周三百十



遽伯字還名。遽急也。還亦急也。廣雅釋詁及檀弓鄭注均訓還為疾。

### 伯旂舟

伯旂彝。伯旂舟作宗寶尊彝。據二之一。六。七。

伯旂字舟名。旂假為浮游之游。

### 公賀簋

簋鼎。佳十又一月初吉壬午。叔氏夔。使。簋安。真伯。寶。簋。馬。

鑿乘。公賀用對休。魚。用作寶彝。周二。廿四。

此器之作者上稱簋。下稱公賀。知是一名一字。簋當是

資斧之斧之本字。古多假布為之。泉布、刀布之等是也。  
舊說資斧之斧為斧斤字，不免望文生訓矣。衛風氓，氓  
之蚩々，抱布貿絲，布卽是資。故此名資字公貿。

### 伯玉穀

伯玉盂。伯玉穀作寶盂。其萬年子々孫々其永寶用。薛卷十五

玉字舊誤為王。穀字舊誤為敦。今正。穀假為穀。古者玉

以穀為計。爾雅釋器：雙玉曰穀。左傳：賜王五穀。莊十年納

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僖三年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襄十年

年。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載玉萬穀。

陶叔又成

子仲姜鑄齊陶叔之孫濟仲之子綸作子仲姜寶鑄……

用高用孝……于皇祖又成惠叔皇祀妣又成惠姜……陶叔

又成裝于齊邦……陶子曰余彌心畏詆余四事是臣。

此鑄之作者為陶叔之孫名綸。下言陶子即綸自稱

其氏與字。氏陶者以王父之字為氏也。陶叔之名為又

成。知者以上言皇祖又成惠叔。下言陶叔又成。蓋又成

其名。陶叔其字惠叔其號也。陶即鞠之繇文。攷工記 鞞

人為臯陶。鄭司農云 鞞書或為鞠。臯陶鼓木也。鄭云云

鞫者以臯陶名官也。鞫則即陶字，以革。蓋鞫字从革陶聲，省為鞫，因匄形近，故誤為鞫。若鞫也。說文以鞫為鞫之重文，攷

二記釋文亦云鞫或作鞫禮祭統：燁者甲吏之賤者也。乃假燁為鞫。事又後起矣。又臯陶之為物，程瑤田以記文推之，謂當是鼓名。見通藝錄孫詒讓疑是鞫鼓。見周禮正義然無論為鼓木為鼓，為鞫，臯陶終當為樂器也。鞫若鞫，殆又臯陶之簡稱。尚書臯陶謨：「下管鞫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名又成。又讀為有而字鞫叔者，蓋取義於此。

伯椽盧

伯椽段。伯椽盧肇作皇考刺公尊段。用高用孝。下畧周三五

椽當是錄之異。說文：虞鍾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以虎異象。其下足。錄。虞或从金。虞篆文虞省。蓋虞有以金為之者。故从金作錄。然古之虞多以木為之。詩：靈臺。虞業維椽。爾雅釋器：木謂之虞。攷工記：梓人為筍虞。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莊子達生篇：「梓慶削木為錄。此均木虞之證。然則虞亦可以木作椽矣。盧者。說文云：虎不柔不信也。此正猛獸。亦即攷工記

所謂贏屬，故名盧字據。正據錄為一之確證矣。廣雅釋  
室訓據為籬，殆是後起之義。

### 滕虎敢

滕虎段，滕虎敢，肇作昏皇考公命仲寶尊彝。

王國維云：禮記檀弓上，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  
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然則虎為滕伯文叔父，其父本  
是滕君。觀堂集林卷六釋滕今案虎乃字，檀弓稱孟虎，即其證。敢  
其名也。大雅常武，闞如墟虎，費鳳別碑，鏡若夫墟虎，敢  
乃本字，闞借字，鏡後起字。

徒亞敵孟征

徒亞盪徒亞敵孟征作盪征其萬年

下畧周三八及補遺五

徒亞當是官名如書言亞旅敵當即說文獬解廌屬也  
从廌孛聲之獬。征即征之籒文。名征字敵孟者。征當讀  
為正。叔重於廌下注云「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  
令觸不直者。」神異經「東北荒中有獸。見人鬥則觸不直。  
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獬為解廌屬。自亦能觸不  
直而咋不正。故名征而字敵孟。」

伯其父

伯其父簠，唯伯其父父作遊祐簠，用易眉壽萬年，子

孫々永寶用之。周三百六十一葉

父發字舊或釋慶，許瀚云：「薛氏書盈和鐘，高弘有慶作慶，

与此文正同，疑此亦慶字也。鐘銘慶字上與煌高疆韻，

下與方韻，薛氏斷非誤釋。又此銘蓋慶名而伯其字，其

祺之假借，故與慶應。據古二之三，今案許說至確，近出

秦公段，銘與盈和鐘大同小異，高弘有慶字亦正作慶，

亦與疆方為韻，以慶从文，余謂此乃慶之正字，慶乃譌



字也。古人文字或从心作𠄎。師酉稍省則作𠄎。豆開此

慶字所从即文中之心之稍省者也。字或省作𠄎。召伯

若𠄎。戎叔慶似从鹿省，亦似从𠄎省，即小篆𠄎字之所

从出，故許書說之以从心及从鹿省也。古文𠄎字多誤

為寧，如書之前寧入實，前文人寧王實，文王寧武實，文

武，此慶之誤為慶，與彼正同出一轍。又此慶字亦見於

卜辭，一曰「口戌卜貞王」，缺媽禡。前編卷四，第四又

一曰「壬寅卜貞今日」，後編下卷第三前一例羅振

玉釋為麇，後一例商承祚收為麇。類編十均未諦。前一

例與媽禡並舉，當是獸名，以聲類求之，殆即廬字。爾雅

釋獸「廬大廩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

獸若廩然謂之麟者事見史記今上本紀此是也。廩即廩黑色耳。

今本奪「黑色耳」三字。据一切經音義所引補。說文說廩與爾雅同云廩或从

京作廩又廩廩屬。段玉裁云「廩屬今依韻會本」今從段改。逸周

書王會篇發人廩廩者若廩。迟走。由此等記載再揆以

今之麒麟則廩與麟是一非二。麒麟之麟爾雅及說文

作廩。說文云「廩牝也。从廩各聲。」爾雅云「廩廩身牛尾

一角。」此與廩之說解竝無二致。宋此尤足證廩廩之為

一。蓋漢人既為廩之作廩者為廩。又誤讀廩从文聲。別

造一从各聲之廩字以代之。又因廩廩音近。故又誤麟

為麇麟據說文實大牡鹿也。

段注云牡各本及集韻類篇皆譌為北今正玉篇曰麟

大麇也。是也。今从段。

周南之麟之趾春秋哀十四年之西狩獲麟

均言大牡鹿耳漢人傳會之以為麇說文之麇麇竝出

因不知二者之為一爾雅亦竝出者爾雅中本多漢人

語蓋為後人所竄入也又攷工記畫績之事山以章

水以龍馬融讀章為獐謂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

物畫水并畫龍

見賈疏所引

鄭玄从之俞樾云山莫尊於虎

故澤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

何取於獐而畫之乎孫詒讓云俞駁馬鄭不當破章為

獐是也竊謂此章即上文赤与白謂之章今案孫說非

是山以章水以龍。既為對文，則章必是動物。馬鄭求之於獐已近是。余意章實指慶若麇也。蓋古人以慶為麇屬，別言之為慶，共言之則為麇矣。故山以章者乃以麒麟也。至俞偶因山國用虎節，遂謂山莫尊於虎，事不必然。要之慶麇麇為一字，其物即是麇。慶與麟乃音之譌。慶與慶乃形之譌。古人以慶若麇為祥獸，故以為山物之章表。慶為仁獸，故孳乳為慶，亦猶龍為靈物，故孳乳為寵也。知此於伯其父慶之名字亦可別得一解，即其讀為麒，名慶故字麒也。此與許瀚說可以並行，二者必居一焉。

曾大保麇叔靈

曾大保盆。曾大保麇叔靈用其吉金。自作旅盆。

下畧

麇麇之異。从鹿留聲。

段玉裁讀留如陳此足證其非

靈假為麇。爾雅麇

大羊。說文麇大羊而細角。山海經西山經翠山其陰多

麇。廣雅作冷。曰冷角。續漢書西南夷傳作靈。曰靈羊

能療毒。本草作羚羊。今通用之。

咏仲無龍

咏仲無龍鬲。咏仲無龍作寶鼎。

下畧貞十四

咏氏。仲無字。龍名。無乃舞之初字。龍說文云。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名龍字舞。即取雲龍飛舞之義。

### 仲斯大它

仲斯大兩。仲斯大它。鑄其寶兩。下畧辭卷十六

仲氏。斯大字。它名。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絜尾形。上古州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它。或从虫。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又海

內經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郭注云即巴蛇也。楚辭天問靈蛇吞象厥大何如。所問者即此傳說之故事。此仲斯大它之名与字亦取義於此。

### 伯旂魚父

伯旂簠伯旂魚父作旅匡簠用棚旨飲。貞六廿五。

伯旂字魚父名。周官司常交龍為旂。龍魚之類也。論衡福虛

淮南脩務訓鑿龍門。注云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

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又兵畧訓疾如駭龍。

注亦云龍魚也。龍与蛇為類。爾雅釋魚篇中兼及蛇。廣。

雅釋魚篇中更兼及龍。故此名魚父而字伯旂也。

### 叔向父禹

叔向父段。叔向父曰余小子司嗣朕皇考。廣啓禹身。勗于永命。禹其萬年永寶用。

叔向父字禹名。說文云「禹蟲也」。又「嚶知聲蟲也，从虫鄉聲，蛔司馬相如說嚶从向」。孫詒讓云「古者名字相應」。

禹字叔向，即取蟲名為義。向即蛔之首。此可證司馬相

如顧野王說矣。古籀餘論卷三，第十一葉。

(竟)